茶餘客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茶餘客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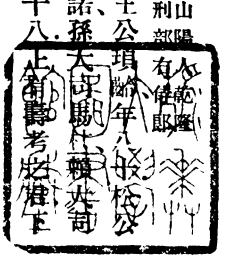
阮葵生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茶餘客話卷一

清　阮葵生纂　葵生字吾山江蘇山陽人乾隆壬申恩科舉人官刑部有佳郎

康熙辛丑元旦早朝禮畢同赴內廷獻壽大學士馬公齊以下十四人時大學士王公項齡年八十餘松公柱蕭公永藻王公掞張公鵬翮田大司農從典皆七十以上馬公及貝大宗伯和諾孫大司馬岱賴大司寇都陳大司空元龍党總憲阿賴年皆七十蔡大宗伯升元張大司寇廷樞年六十八多平格之臣濟拜一堂千古佳話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文貞廷敬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分札咏詩以爲常復命鴻臚序班禹之鼎繪卷曰楮蔭圖公賦詩中翰皆和之

國初乙酉江南解元張湘曉九徵視學河南乞歸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冢宰郝恭定惟訥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雒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公不出山矣子文貞公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爲明史總裁湘曉貽書戒之曰此非養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陳海昌之澄薦吳梅邨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比至海昌已敗盡室遷謫塞外梅邨作拙政園山茶歌感慨惋惜蓋有不能明言之情園在蘇州婁齊二門之間嘉靖中王御史獻臣因大宏寺遺址營別墅以自託潘岳拙者之爲政也文待詔圖記以志其勝後其子以樗蒱一擲償里中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烜赫一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交枝連理鉅麗鮮妍詩中所謂豔如天孫織雲錦賴如姹女燒丹砂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蠙蛛凌朝霞是也然主人身居政府十載未歸圖繪詠歌目未睹園中一樹一石及窮老投荒窅廬絕域黃楡白草父子嶷嶷而此園已籍沒縣官爲駐防將軍得矣既爲吳逆堙王永寧所有益復崇高雕鏤備極華侈滇黔作逆永寧懼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爲蘇松道署缺裁散爲民居其梓楠瑣瑣皆輸京師供將作陳其年維崧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粧閣學得驢鳴倚畫闌盛衰之際良足感也

德清蔡翁精子平之學一日史肯司夔過訪蔡告以南中生一孫推其命頗富厚若遲一時則大貴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日月時也蔡曰此兒必入閣即今文靖公貽直也京師傳爲佳話康熙辛酉肯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子家人往來岸上聞一鐵工家亦生一子問其時正相同歸告肯司心識之字之曰鐵厓後二十餘載文靖已官清禁肯司南歸復經其地欲驗舊事親行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歸竟夕不寐既乃悟語客曰此四柱中惟火大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于鎔冶之地則以火濟火全無調劑矣

憲廟賜張文和廷玉春聯云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張氏歲歲貼之後京官家度歲易桃符強半書此二語近日比戶皆然

王文簡士禎酒次戲拈絕句灑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東坡一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盧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曾記陳文勤世倌煮粥詩云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細商量一升可作三升用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作羹湯莫嫌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淺語有味已丑夏日禾中魏松濤作喫粥詩予和之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妨攙菉豆佐餐少許抹鹽瓜

張溼南司寇照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凝厚蘊藉無一筆呆滯眞造化手也張南華學士鵬翀贈詩云驟馬天街一蹶中險將折臂兆三公翻身學士疑成瓦擊掌仙人不是銅漫笑莊生虛攫右早誇杜老妙書空斷碑半載渾難補天遺重完賴國工時得蒙古良醫百日全愈

徐東海乾學爲司寇時人贈以聯云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御書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

徐仲山召試歸途都馮文毅贈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冢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躭花讀書不衰

般彥來譽處頌王文簡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賢士皆從其游聞錢亮功名世游京師除夕以

聯送王文簡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由是知名後送權貴句云分陝旌旗周太保從天鐘鼓漢將軍因之謫官

康熙辛酉高江邨士奇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賦紀恩有空對西風歎二毛之句是年三十三歲上憐賜御書秋興賦丁巳冬擢內閣中書庚申夏擢翰林院侍講華文敏方藹贈詩云麻衣獻賦立彤墀喜見龍顏一笑時內府錦褥邀帝賜天街官馬任君騎侍臣盡識銀鈎體宮女爭吟璧月詩自是九重稱特達從來不藉魏無知

三殿三門禁扁鐫文恪案名杜訥六十外以恩貢給事史局議敘四川州同將之官會殿門易額史官翰林書皆不合式人薦書扁稱旨授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歷刑部侍郎贈尚書予謚子文恭廷儀強仕入詞館十年不遷洊陞刑部尚書予謚孫宗萬十七歲入翰林亦官刑部侍郎

馮金都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檢討其年詩令毛西河奇齡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技也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文每日可一萬字爲詩每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尚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夔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

康熙辛卯壬辰間京堂小九卿謀出學差滃臺中疏參翰林部郎不可出學差一時造爲小說有小京卿

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賣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饑。四段見鄭寒邨梁詩注。

寒邨二絕云。博學鴻儒本是名。寄聲詞客莫營營。比周休得尤臺省。門第還須怨父兄。補牘何因也動心。紛紛求薦竟如林。總然博得虛名色。袖裏應持廿四金。此等語刻之詩集。殊爲不學。蓋一時延賞虛聲。及閥閱子弟之驚者。亦不無濫舉云。

田山薑雯未入翰林。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於我獨無分云。先是裁推官改知縣。山薑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訐歎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于眉稜。亦且截截諞言。誇清班于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搖落于今已六年。及試博學鴻詞。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臊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又題陸賈傳云。坑焚滲漏笑強秦。劉氏功憑馬上臣。掾史武夫兩行隊。中間迂腐一詞人。此當有所指。陸在漢初。頗有文藻。新語外。春秋後語。南中行記。感春引。典誥。文心雕龍。載其目。是爲子虛上林之先聲也。

王漁洋司理揚州。讌遊紅橋詞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舊迷樓。一時傳爲絕調。屬而和者遍江南北。以吾鄉邱季貞太史象隨爲最。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殘笛晝城秋。紅橋獨自倚揚州。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鈸落曉風愁。多情煙樹

戀迷樓.

李高陽文勤、案名諱順治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熊孝感文端、案名賜履順治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十四.孝感年四十一.此後惟蔣文恪溥五十歲大拜.

王漁洋嘗言、李高陽之于曹頌嘉禾梁正定之於汪蛟門懋麟馮益都之于陳舍人賡明玉瑾魏柏鄉之于董秀才文友以寧服膺贊歎.不啻若自其口出.諸君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面.是之謂知已.

勵文恪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以諭德.高江邨以侍講.朱竹垞以檢討.俱西華門.江邨先以詹事主簿賜第.後蔣揚孫、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桐城張文端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緜.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爲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闌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德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已解飢.劬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差勝也.

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於人也.築生壙官山、自爲之誌.搆丙舍於兩旁.年八十時、偕老友二三人.往來觴咏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高念東少宰珩、愛巖瀕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遇宴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衡口而出、如宿搆、執筆者幾腕脫、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衍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尚未達、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捷敏、晝則徵朋酒、夕則晉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隨問隨答、如瓶瀉水、錢據紙疾書、筆不停綴、十行並下、略無罅漏、史稿之成、雖經數十人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老諸生繫國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之才亦曷可少哉、

馬章民世俊、下第留京、落拓殊甚、以行卷謁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嶠眞才子也、歲暮贈炭金、章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者所能及也、

趙秋谷執信、以丁卯國喪、赴洪昉思寓觀長生殿劇、被黃給事六鴻劾罷、時徐勝力編修嘉炎、亦與讌、對簿時、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聞黃給事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並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

骨故有是劾

宋牧仲嘗言文康公撫遵化日苦旱有司循例請禁屠沽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于上苟人不爲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文康之達

王文貞公崇簡嘗建言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中宗以下七人又言宋臣潘美張浚宜祀詔從之公爲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盡讀五經爲夏課嘗作青箱堂記云階前闢露臺方丈餘夏秋日暮父子兄弟六七人率坐臺上或莊論詩書或稱述祖德旁及故舊家世之興衰以爲勸戒公家輦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九卿享上壽乞休於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爲宰相徜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謹無可指摘可謂極人爵之榮者也

吳梅邨晚年精於星命之學連舉十三女而子暻始生時唐東江孫華爲名諸生年已強仕赴湯餅會居上坐梅邨戲云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後戊辰璟舉禮部東江果同榜或贈梅邨五十生子詩云九子將雛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閨自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阿侯蓋少妾所出後官兵科給事中

吳漢槎兆騫戍寧古塔行笥攜徐電發飢菊莊詞成容若德側帽詞顧梁汾貞觀彈指詞三册會朝鮮使臣仇元吉徐良崎見之以一金餅購去元吉題菊莊詞云中朝寄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湄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良崎題側帽彈指二詞云使車昨渡海東邊攜得新詞二妙傳誰料曉風殘月

後。而今重見柳屯田。以高麗紙書之。寄來中國。漁洋續集有新傳春雪咏。蠻徼織弓衣指此。

徐立齋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菴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立齋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免果亭教習。曠典也。後來查初白愼行入館。揆愷功敍掌院。揆爲查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韓慕廬宗伯菼。以諸生被斥。壬子應京兆試中式。癸丑會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人云。吾貴爲尚書。寧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

孫愷似致彌。以布衣名動京師。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戊辰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患。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班題其集云。戞吐五采。雙雙玉童。樹發寶蓋。清談梵宮。絕好宋詩也。

葉訒菴司寇。晚年駘背。行步緩款。欹側。時人謂如乃字。張京江身軀短小。而一足跛。計改亭東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鐙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遲。其年好爲驚豔絕麗之文。予嗜蒼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

明末史忠正閣部殉節時。相傳尚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遠。其後裔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

下有孕妾于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偏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即直耶

霍亮雅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堯盟作傳邑人劉津逮輓曰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吾鄉程嗣立風衣好結納名流視黃金如土晚作詩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周白民振采改到字作信字徐笠山廷槐以爲一字師

顧茂倫選元百家詩賓至輒留座上常滿實家無儋石江左有薺菜孟嘗君之號

朱竹垞在翰林咏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

茶餘客話卷二

文淵閣無其地。徧質之先輩博雅諸公。皆無以答。王白齋司馬、申笏山光祿。皆以爲在大內。亦是臆度之詞。予意今之內閣大庫。彷彿近之。當時楊廷和在閣。丹菴挾父勢。屢至閣繙書。攘取甚多。又典籍劉偉、中書胡熙、主事李繼先、奉命查對。而繼先卽盜易宋刻精本。觀此情形。必非內庭深嚴邃密之地。而沈景倩謂制度隘。窗牖昏暗。白晝列炬。當時俱屬之典籍云云。則與今日大庫形勢。宛然如繪。且紫禁殿閣。綺窗藻井。棼甍玲瓏。惟皇史宬爲明季藏本之地。則石室磚簷。穴壁爲窗。蓋以本章要區。防火爲宜。今大庫之穴壁爲窗。磚簷暗室。較史宬尤爲晦悶。則爲當日藏書之所。正與史宬制度相合。

桐城張文和公、雍正丁未十月授文華殿大學士。至戊申五月改保和殿。後此多以初入之銜爲定不更。卽如劉文正公（按名統勳）拜相十年。終東閣。而後入者。尹繼善（按名）高晉（按名）俱文華。阿桂（按名）溫福（按名）俱武英。陳宏謀（按名）劉論（按名）俱文淵。其行走班次。不以殿閣爲敍。按本朝殿閣首中和。次保和。次文華。次武英。次文淵。次東閣。（按本朝大學士三殿三閣。後去中和。乃添體仁閣。）體仁近年楊應琚、楊廷璋、俱授體仁。不終其位。

內閣大庫。藏歷代册籍。並封貯存案之件。漢票簽之內外紀。則具載百餘年詔令陳奏事。直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見一字者。部庫止有本部通行。惟閣內則六曹咸備。故中書品秩雖卑。實可練習政體。博古而通今也不難。予于辛巳夏直票簽。九月卽派入武英殿繕寫譜地球圖說。未得久於其地。計百餘

日中粗繙外記。一遇夜直之期。檢閱尤便。每次攜長蠟三枝。竟夕披覽不倦。當時十五六日方輪一夜班。每代友承直。他人亦樂以見委。聞近日中翰以夜班爲苦。互相推避。誠不可解。然予終以未得快覩大庫爲憾。緣典籍掌庫事資深者方轉典籍。惟探開庫之期。隨前輩一觀。壁封插架。灰堆積土中。隨意抽閱。皆典故也。

內閣副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對。送貯皇史宬。內。辛巳之冬。祝宣誠前輩維誥、應斯役。予偕往觀。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而毛西河所稱史宬規制仿古石室金匱者。皆得親見其盛。今之史宬。卽明之南城舊址。惟所稱異種名葩。則無有矣。

內閣翰詹科道吏禮二部。皆按科分敍。前後輩。終其身不異。不以官職年齒爲低昂。初衰於吏部。禮部繼之。後翰林人衆。後生居多。往往脫略。近則內閣不甚如舊。初入內閣。見陳星齋曹冰持錢稼軒諸先生、官皆九列。于前輩老中翰。致敬盡禮。公讌之日。拂座奉巵。命坐皆長揖甚恭。今則有此調不彈之歎。

各道御史初授。先以侍生帖拜諸前輩。見必長揖。進署按資而坐。稍紊者前輩訶之。予與先生先後入臺。猶見此風。今則罕有入陝西道列坐者矣。戴璐附識。

翰林故事。初入館。於前輩投刺書侍生而口稱學生。七科以前。則書晚生。未及七科而官至庶子以上。亦書晚生。洗諭以下。則否。竊怪庶子與洗諭講讀同爲五品。不應分別等差若此。嘗問翰苑諸公。皆不能言其故。但云俗稱庶不見庶而已。心竊疑之。今年歸里。質之家大人。云。於故籍亦無可徵。但明有掌坊學士

之官而員不恆備多以庶子兼之蓋其始止於學士稱晚生而其後亦用於兼官之庶子沿襲至今遂並用於不兼學士之庶子矣

翰林前輩稱後輩曰館丈必四科以前之前輩或有師生之誼者則可否則無是稱近見翰林一經散館授職與新庶常作札輒曰館丈醜甚

乾隆壬戌以前翰林稱前輩曰老先生乙丑以後閒有稱前輩者近者內閣部察院吏禮二部無不稱前輩設仍舊稱無不怪而叱之昔王凝稱司空表聖爲先輩東坡稱李方叔爲先輩所謂先輩實乃後輩也明陳循任翰林學士保孔目馬昇授爲檢討仍兼辦文案事宜此辦事翰林之濫觴也商文毅極論之以爲非體雍正間命掌院學士選近科編檢有吏才者充是選掌院先往拜後任事履任之日廳員再持兩掌院名刺至門敦請然後出厥後乃有舡不舡之歎矣

前明主會試三次者王元美推爲盛事我朝熊孝感五主會試范文端、李高陽、陳澤州、朱高安、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劉文正介受祉宗伯凡四爲總裁（戴璐按德定國宗伯五主會試王韓城亦五主會試）

我朝科目有歷代所未及者二崑山徐氏三兄弟皆大魁一也彭訪滄（按名定求）與其孫芝庭（啓豐按名）南宮廷試皆第一二也惟百年以來尚無三元其猶有待耶康熙壬子韓慕廬以南卷置第二壬午王樸邨鄉試已定首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頡雲會試亦定元復以策薄改第二十殆有數存其間

康熙戊辰科仁和凌紹雯少習清書殿試對策用清漢合璧體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

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末。停其選用。此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鼎甲。五尚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爲編修王勗。工科給事王曰高。近則己卯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秦大成、張書勳、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三人。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鞏大學士。姚文然刑部尚書。魏天賞學士。順治丁亥再爲同考。得王熙李之芳俱大學士。程芳朝一甲二名。太常卿蔣超一甲三名。宋琬川臬使。又陳澤州官庶常時。辛丑爲同考。馬世俊一甲一名。孫銘二甲一名。董含二甲二名。康熙庚辰科。仁和翁嵩年。本房得張廷玉大學士。勵廷儀刑部尚書。乾隆乙丑科、錢相人琦、本房得蔣元益會元、錢維城一甲一名。戊辰科、李然山金臺、本房得梁國治一甲一名。汪廷璵一甲三名。丁丑、饒霽南學曙、本房得館選分部即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即用。無一歸班者。是科盧紹弓文弨、王仲涵洛、本房所中。俱歸班無一授職者。戴璐按饒公與房梅立本榜眼、錢大經、李宗寶、陳蘭森、那穆齊禮俱翰林。沈漣簡昌璣、管贊元及共君俱詳。曹解棄智、王裕堦、李鰲俱知縣即用。

東莞尹之達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發。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巵。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淵畔去來辭。非潛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爲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唐進士昌期、年八十矣。以萬歷乙卯鄉薦。亦與先

後同年之會有客贈以句云鷹揚杖履追前哲鷄薦科名接後賢乾隆己未趙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詩云後先己未亦同年辛未會試黃崑圃先生邀新進士至邸寓會同年賦詩飲酒輩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溧陽史文靖年八十亦循故事壬午闈中黃莘田任亦重宴鹿鳴自制軍以下俱作詩贈之莘田吾鄉許勤齋給諫所取士也戴璐按重赴鹿鳴吾鄉丙子科有吳大煒順天甲午有孟琇己酉雲南袁璞年百歲口賜進士壬子湖北萬年茂福建蔡漳浦陳材邱煙德浙南譚昌明重赴瓊林庚戌稽中堂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狀元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傳臚于明寶皆不館選後至大學士凡五人呂宮黃文僖、機李文襄之芳王文靖熙馮文毅溥馮丙戌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歷科館選無定額就一時之人才爲多寡順治九年壬辰五十員十八年辛丑十員康熙三十年以前以三十員爲率其後以五十員內外爲率惟六年丁未僅十二員四十八年己丑至六十四員五十一年壬辰至六十六員雍正五年丁未三十七員而他途用者甚多十一年癸丑七十員爲最盛

雍正癸卯館選五十六員乙巳散館授編檢三十三員用六部主事四員中行評博九員州縣二員教職二員內有文有保二十一名館選十九人有文無保十九名俱館選有保無文三十九名館選十六人文保俱無一百六十七名選四人清書止派五人傳臚張廷珩特旨授檢討與一甲三人同入南書房館選

後又補點帥念祖一人。除庶常外另有記名十七人。著問有情願在官學教習者。令其自陳。又單點記名三十人。以知縣即用。

雍正二年甲辰殿試後。在保和殿考四書文一篇。詩一首。命大將軍年羹堯閱卷。又命九卿保舉。後止憑文錄用。不由保舉。館選四十人。各部主事三十八人。知縣十七人。清書派六人。進士用主事知縣自甲辰後始爲例。雍正五年丁未館選三十七人外。以吏部主事即用五人。以六部額外主事用二十二人。以知縣即用四人。以知縣試用二十六人。以教職用五人。

雍正八年庚戌一甲授職外。顧成天、胡宗緒二人。俱即授編修。點庶常外。用額外主事五十八人。其餘分頭等四十二員。中等六十二員。次等九十八員。願就教職者四十八員。不用者一員。宋長城。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甲授職外。張若靄授編修。任啓運授檢討。先是張若靄已定一甲二名。拆卷後大學士張廷玉懇求降甲。繼以泣。乃改二甲一名。授編修。

乾隆元年丙辰庶常外。部用五十二員。即用知縣二十一員。丁巳庶常外。分部二員。即用知縣三十六員。助教一員。

向例額外主事三年期滿。甄別其勤能者。以主事選用。不及者改助教博士等官。乾隆乙丑科分部者五十餘人。及戊辰甄別留者僅十之三。餘俱歸原班銓選。嗣是以後。則不留者少。

鄉會試之有副榜。考之前代。名曰激賞。順治戊子科。詔天下廩生中副榜者。貢至吏部謁選。其最者以推

官用。次知縣。次州佐。增廣附學中副榜者。入成均讀書。滿一年。送吏部歷事考用。如廩生例。後不爲例。計順治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舉行。至康熙癸卯丙午己酉遂不許立副榜名色。至壬子科。大司成某復請舉行。如甲午例。允行。按禮部志稿。明嘉靖五年。題准會試各房閱卷。凡文孚合式。除正卷外。將備卷每房少或五七卷、多則十餘卷。批詳次序。一併付禮部。查姓名、以次填入副榜。不拘額數。

徐文敬公潮。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潮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翁急救之。得無恙。僦舟者爲鄉省孝廉。入都赴試者。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遂名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雋。適出其門。

狀元宰相、古今豔稱。自順治丙戌至乾隆辛巳。百十餘年。凡得七人。順治丙戌傅聊城以漸。丁亥呂武進宮。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敏中。己未莊番禺有恭。戊辰梁會稽國治。辛巳王韓城杰。宋人西清詩話、歐陽修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百八十年爲科六十。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鼐、陳方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憲時、謝文正遷、費鵝湖宏、顧味齋鼎臣、八人耳。至季年之魏藻德、釋褐四年。即擢登政府。辛之稽首賊營。拷掠責賂。以至灼肉折脛。身死名喪。又不足稱矣。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時同考廖騰煃、得劉捷卷首薦。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擯落。而是科元即捷兄輝祖也。後數年。廖以御史典江南試。以書屬輝祖授捷、爲閹中物色

計。輝祖星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闈。徧求捷卷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哀然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輝祖不病。授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丈白民云。

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尚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尚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康熙年間命翰林按官職所掌撰擬告身文字。無須臨事猝辦。不必專切一人。積弊廓清。無能行其私智。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即當日分撰者。近日錫類彌廣。凡貤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舅氏者。悉蒙恩准。而當日並未撰擬此數項文字。近日誥敕房不敢另擬。即以父母之文。加于伯叔兄嫂外氏。竊有未安。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宏燮。爲其外祖郭某請貤封。御史王奐曾劾其怙寵非忠。忘本非孝。語戇而刻。聖祖特允其請。許給誥命。並許凡外祖乏嗣者。皆得援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制嗣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慰夫蓋臣。遡本推恩。其義實通於將母。當時傳爲佳句。蓋因人以撰文。事由特旨。不得爲例。

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筆。若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爲言官所糾。唐制皆名手。顏公自書朱巨川一人。而魯公李海同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眞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爲懷寶。

菉餘客話卷三

計改亭東作耆舊記。康熙十一年海內耆舊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年九十二。北平孫少宰退谷、年八十。王尚書敬齋年七十一。崑山顧隱君寧人六十。徵君之學從象山陽明入而踐履篤實。大節不苟。侍郎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俱有纂述。注疏尚書。涉深經術。尤工文章古近體詩。隱君專精訓詁之學。考訂詳愼。爲侍郎密友。改亭止就一時朝士往來者言。

國初有江左三鳳皇。後又稱王樓邨、唐實君、顧俠君、爲三小鳳皇。阮亭稱南施愚山、北宋荔裳。倦圃稱北李天生。南潘次耕。趙秋谷以朱王並稱。周桐野謂國朝詩人。阮亭第一。查初白次之。又其次則汪蛟門。有明墨牘皆有程式。相傳奉爲元鑑。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聲名由此而定。計改亭謂洪永會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順會元十三人。皆非雕飾之文。成宏十四人。章楓山懋、吳匏菴寬、爲冠。稍見法度。然未離乎樸也。正嘉二十人。隆萬十八人。如唐應德順之、瞿昆湖景淳、鄧文節以讚、王文肅錫爵、馮具區夢禎、李九我廷機、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傳符節。可以剖合驗視。其時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貴。科目非元不重。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作者與識者。如針石之相投也。或謂吳無障默、以偏鋒傷氣。湯霍林賓尹、以柔媚敗度。文運至此而衰。然啓禎八元。若曹勳、若吳梅邨、又何減前人也。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命取生平著述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

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文穆毅成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眞才。遂不用。胡終於副榜。蔡壬申縊於號舍。

庚申靖江朱生館涇邑。召乩仙。涇之故進士仕武岡州葉居仁至。作詩云。京洛分攜後。相思積歲年。湖山迷楚望。風雨隔吳天。立馬三苗寨。騎龍七澤烟。桐鄉遺愛在。碑版待君鐫。詩調致佳。余聞之楊編修椿園廷棟。

楊椿園、朱裴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乩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否。蓋椿園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於是驚信爲眞。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具言所以。沃若後中辛未會試。榜發已卒。亦奇。

顧復初棟高、以經學授司業。年逾七十。不復出山。丁丑春迎鑾。獻所著詩書兩義。蒙恩加祭酒銜。又數年而終。復初康熙辛丑進士。性倨慢。不合時。官中書。與堂上官齟齬。僅三載。卽歸田。生平以窮經著書爲事。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讀書。於五經皆有所發明。掌教淮陰。從遊甚衆。夏日不見一客。堅閉重門。解衣脫襪。履至寸絲不掛。匿帷後手一卷不輟。辛未經學。惟祭酒無愧色耳。

忠勇傳公治園亭落成上臨幸賜額曰春和園衆以爲春和景明意按宋趙立夫知臨安府有治績入對理宗語之曰今京師細民當一意摩撫令常在春風和氣中立夫遂以郡西建春和樓以推廣德意乃知眷寵之中意成勗勉豈徒賞其風景哉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卿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阮生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前李劉禹錫稱劉郎老郎溫岐稱溫岐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公知復爲誰耶不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薰一蕕不可少混如兩張儉一京兆尹一令史匿貲武者兩張詠一乖厓一爲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膺一漢黨人一梁武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戰沒爲神兩藺相如一趙臣一梁武時人爲父報仇者兩董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閣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謝安一漢下邳人一晉臣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作拾遺記一漢相兩張載一孟陽一橫渠兩薛仁貴一武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一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西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

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琨。兩陳遵。兩韓翃。殆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害蘇子美。一害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又有弒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又有賊帥南岳太帥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李陵。又有太常李陵。臧洪爲莽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臧洪。吉頊爲唐酷吏。又大歷詩人吉頊。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虎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丞唐堯。漢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

神農名大魁。虞舜字都君。舜妹名嫘。見說文。天皇名獲。字子潤。地皇鏗岳字子元。人皇愷胡字文生。后稷字庚辰。韋廉字虔父。文種字子禽。文翁名黨。微子名開。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孫叔敖名饒。百里奚字井伯。孤竹君姓墨名胎。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知。字公達。易牙姓雍名巫。接輿姓陸名通。計然姓辛名研。字文于。介子推姓王名光。華周名旋。杞梁名殖。朱張字子弓。杜康字仲寧。鬼谷子姓王名羽。一作翊。申公名培。項伯名纏。叔孫通名河。東園公園秉字宣明。夏黃公崔廣字少通。綺里季朱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周術字元道。侯芭字鋪子。壺公姓施名存。嚴君平姓莊名遵。莊周字子休。又名芠字文獵。陳仲名已字子終。許由字仲武。李斯字通古。曹操小字吉利。又小名阿瞞。佛印姓謝名端卿。陶侃小字溪狗。漢光武小字呼庚信小字蘭成。崔顥小字桃司馬相如名犬子。庚信兒名狗。范蔚宗小名磚頭。白香山姪名龜。又女名

羅子東坡孫名焞老子由子遲小名梁适小名羅遠小名虎兒王安石生時獾入產室小名獾郎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宋孝宗小名羊辛稼軒有印曰六十一上人朱子小名沈郎小字季延陶穀小字鐵牛仲雍字熟哉墨子姓翟名烏

謝莊以風月山水景名五子颺朏顯寂瀟也宋子虛名五子鑫森淼垚垚

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敢作爾語乎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顏魯公僕名銀鹿柳公權竊僕名海鷺蕭潁士奴名杜鳧秦檜小奴名研童婢與兒辛稼軒侍者名錢方萬里二婢曰周勝雪劉玉榴蘇小小一名簡簡秦檜妻王氏自號沖正先生白香山婢曰春草愛妾換馬之鮑生二妾曰夢蘭小倩

方丈僧居也宴室也圜室囹圄也道士居也禁中大內也幽室也閨內國門也閨閤也檻楹也窀也闌干罘罳也眼匡也夜深也尺宅陋居也面也寸田地少也心也秋水劍也眼也芙蓉劍也面也舌也帳也水花也木花也山峯也太史天官也翰苑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刑餘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金石文字也交情也圖書經史也符印也流黃顏色也機組也琥珀丹石也酒也玳瑁石也龜甲也筵席也琅玕石也篠也六寸筆也算也葳蕤花也鎖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也

蠻磯孫夫人祠廟有池陽明經往游題其柱云思親泪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

李穆堂紱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纂修諸公爭之李談辨雲湧縱橫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椿從容太息曰分宜在當日尚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抹倒誅其飾說誣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恤議謚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愕眙自是不復申前說穆堂七十任光祿寺卿履任之日查閱册籍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吳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南曲一套極風流蘊藉彭羨門孫遹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化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么小撥玉玲瓏幾度牽縈薤浦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妬殺畫圖中卷尾裘文達曰修題句云少年曾檢花閒集最愛迦陵絕妙詞今日丹青初識面瓣香眞欲奉吾師文如徐庾當時體詩是蘇黃一輩賢卻被曉風殘月誤頭銜甘署柳屯田百年名輩風流盡髯也疎豪古丈夫爾日侍香何女史驚鴻一瞥世間無卷中詩伯首漁洋諸子飛騰各擅場一事難忘惆悵處不將餘瀋貌雲郎載笠圖成並軼倫斷縑隨手逐風塵中郎莫抱無兒恨世守芸香大有人

張南華詹事今之謫仙也天才敏捷詩具宿慧興到成篇脫口而出妥帖停勻嘗試保和殿未停午衆方執筆著想聞有投卷者衆曰必南華也與巡南司寇同奏事乾清宮門下巡南攜一漢製玉羊南華曰詠

此可乎。卽口吟四十字。語未畢。殿角砉然聲震。衆驚顧。乃四奄皁一大冰繩斷。冰墮地碎且迸。南華曰、詠此可乎。卽復吟四十字。衆驚歎叫絕。一日午門送駕。館閣諸公各喝一韻。應聲立就。頃刻成數十首。喝韻詩古人所未有也。南郊覩壇。家叔同以講官侍班。於齋宮鋪櫚處候駕。因指櫚字爲韻。南華衝口吟數十韻。至鳳邸凝雲物。霓幃屬苑虹。山河扶棟宇。日月倚簾櫳。天闕常依北。招搖漸指東。尤警絕。如河縣瀾翻。不能自休。羽林期門之士。環繞聳聽。詫爲異人。會駕將至。始悚惕輟吟。噫技至此乎。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自然淸麗。亦前人所無也。

王牆東汝驤、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曩聞何義門焯、選行遠集。其指歸悉本閻潛邱詠。李安溪光地、前後選諸集。皆徐壇長用錫。何義門所手定者。方靈皐苞、選四書文。其總批線批。皆由兵曹郵寄周白民振采改定。然後出示同館。蔡芳三寅斗、選三十名家。白民汰易其大半。前輩於選事愼重如此。若俞西園百二十家。因文以存人。徐山琢越嶺雲編。自刻其家藏世不常見者。以多爲貴。近人同風錄等皆墨牘。無關選法。又當別論也。

江左酒人。推顧俠君嗣立第一。居秀野園結社。家有酒器三。大者容三十觔。其兩遞殺。凡入社者各先盡三器。然後入座。因署其門曰。酒客過門延入。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匪是者毋相溷。酒徒望見。憚伏而去。亦有鼓勇者。三雅之後。無能爲矣。在京師日。聚一時酒人。分曹較射。亦無敵手。一時方近雯覲、莊書田楷、繆湘芷沅、黎寧先致遠。皆萬人敵也。以予所見。勵侍郎滋大宗萬、李臬使寧人治運、陳太僕句山兆崙、

涂侍郎石溪逢震。顧京兆息存汝修。亦頗論觴政。足稱後勁。近人則素尚書爾訥、索侍郎琳。亦一時之雄。沈端恪近思、字闇齋。幼依靈隱寺僧諦輝。既已披剃。復延師課以舉業。遊庠還俗。無所歸。徘徊於西泠橋下。遇項某。識其非常。邀至舍。妻以女。成進士。任選君。以清介著。不可干以私。後爲御史大夫。雍正丁未卒於位。聞卒之前一日。出端門。瞠目若有所見。呵曰。此何地。爾等敢來。卽來何須多役。時戶曹郎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言者爲誰。曰衙役。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薨。

沈南疑燕京春詠五十首。曉直歸來數八磚。但逢三五去朝天。東堂舊有承恩事。大例關支月俸錢。曖牖新鋪小炕床。乳茶紅映玉壺光。日長院裏無宣喚。繙得清書又幾行。春店烹泉開錦棚。日斜宮樹散流鶯。朝來漫點黃柑露。馬上新茶已入京。蓋詠庶常之在館者。

科名得失遲早高下。莫不有命。戊辰會試。鄂虛亭司馬容安、閱江南卷。已中定三十卷。又選其次者十卷。暗藏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場犯諱。撤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卷來。十卷固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急趨。逾限而仆。倉皇甚。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卽取最上一卷。置十名進呈。欽定第一。卽今儀部鄭前郗郎中忻。

京師目翰林爲橐駝。譏其臃腫而緩步也。科道爲老鴉。發聲不祥也。又以富貴威武貧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禮曰貧。兵曰武。刑曰威。工曰賤也。又以喜怒哀樂分屬吏部四司。亦確。

老學菴筆記一則云。吏戶刑三曹富饒。他曹寂寞。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

羊禮祠主膳唊齋吃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屯糞水生成惡鬼

茶餘客話卷四

順治四年諭范文程、剛林、奇寵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見本傳。

查浦輯聞、康熙初、三品以上乘輿呵殿、雙藤擁扇、丙戌罷引藤、丁亥並撤擁扇、惟背鐙籠題銜、壬辰冬仍聽乘輿藤扇如故。

北魏孝文帝葬於瀍西陵、寢已失、遙祭於富平西魏文帝陵、涂石溪通政、（鄺按涂名逢震、其事在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祭告還、請仿古望祭之禮、祭孝文洛陽而革富平之祀、部議不行、同時奉使金檜門宗伯、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邨婦祈嗣者羣往祀、甚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若發部議鮮不駁者、後數年晤中州一友、女媧像雖議更、尚遲未行、蓋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惑衆、遠近婦女祈禱無算、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寥落、于冰璜云、當另立帝像、而以原像爲帝后配、則香稅當益盛、可爲解頤、春秋世譜稱華胥生男爲伏羲、女爲女媧、世言女媧爲伏羲之妹、故後世訛爲女像、盧仝詩、女媧本是伏羲婦、蓋本乾鑿度兄妹爲夫婦之說、唐李石云、女媧之功、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羅圖、震黃璐、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蛇、

天啓間、宮中塑關帝像二尊、一大一小、時有日者甚神、熹宗指二像令其推算、日者稱小者福壽緜遠、香

火百倍大者。熹宗遂以小像棄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宮中。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大像燬。小者今香火日盛。術亦奇矣。明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通名刺曰鄉晚生。

徐文穆本少祈夢于墳。見忠肅命武士抉其一目。懸之柱石。遂驀寤。後入相。方悟目配木。乃相字也。

陳桂林文恭宏謀。黃閣雍容。執雌持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文恭病劇。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故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于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方戒途。而文端已先騎箕。文恭欲回京一慟。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山左軒轅誥。以舉人作教諭。將陞某府教授。中己未會元。殿試改庶常。散館歸班。選知縣改教。選其初陞之缺。一片青氈。依然如舊。二十年如一夢云。

某司成素有和嶠之癖。有餘錢。輒錙而貯之箱。歲久積箱十餘。會當移居。聞某屋甚廉。遂僦之。月餘。有狐出入庭中。久之撒錢於地。日可數千。司成大悅。以爲神賜。性素慳。至是頓改舊習。鮮衣美食。飾車馬。宴賓客。人多訝之。一載狐徙。不復得錢。而習奢既久。不能更儉。始取舊錙者用之。開篋已空。狐之愚人耶。抑人之自愚耶。

馬提督全。山西人。原名璟。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狎。廣座奮拳。同官敗走。馬輕騎追及城濠橋上。相搏。同墜於水。從者解紛始散。制軍聞之。俱劾去。馬時年未三十。游京師。傅文忠公愛其材。留京營教習。己卯貫順天籍中式。庚辰會試復舊。文忠從容奏之。及廷試。上召問良久。遂以第一人及第。不二年。授

江西總鎮旋進提督領兵金川陣亡特賜優謚卹禮有加焉

戊寅舍弟紫坪客西泠三月暮遊鳳凰山訪宋御教場故址忽見一異鳥大如鴿頭赤尾青兩目炯炯如金碧光翱翔叢薄下宛囀鳴嗷竟日始去問之土人皆所未見即博物家莫之識也賦詩云翻翻翠羽映明霞啼遠東風戀落花漂泊一枝棲未穩上林新宿幾羣鴉

杭州有金華將軍者蓋青蛙二字之訛其物極類蛙但三足耳其見多在夏秋之交所降之家以秫酒一盂腐一方祀之其物盤踞其旁初不飲啖而其皮殼由青而黃而赤祀者曰將軍受享既醉矣遂以盤送諸湧金門外金華太保廟中指顧間頓失所往其家數日內必有所獲上虞趙金簡司鐸杭州己卯秋金華將軍降于庭樹紫坪謂曰先生當邀恩加俸矣已而無驗十數日後文廟丁祭向例自制撫以遺廳縣與在籍諸薦紳皆當歸胙祭牲每不敷廣文則市脯以益之是歲所用獨廉餘豕首二肉二十餘斤紫坪笑曰斯豈金華之應歟

梁文莊公尊人學博公少爲名諸生與同輩詣一術士問曰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更向上問曰官翰林乎答如前又問爲京堂耶卿貳耶俱如前答公曰然則作相矣對曰眞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蓋協辦耳後以明經老而以文莊貴受大學士封

天台齊宗伯召南平生不多作夢每夢則必有異應鄉舉時遊于忠肅廟倦憩於廊見若隸役者執刺相迓入中庭忠肅出位揖之先生因請曰公在景泰時專聽獨任千載一時而易儲之事默不諫何也公曰

耿耿此心。淹沒幾數百載。徵子問。余固將有說。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中。便知我心跡耳。言訖而寤。及丙辰入翰林。修明史綱目。英景兩朝實任纂述。先生因請開皇史宬章疏。乃著易儲十論。以暴于公之冤云。

一在上書房時。一日面忽發赤。如中酒狀。其夜夢遊天台。與司馬道士談元甚久。寤後不知所謂。越三日暮出禁門。馬逸不止。顛焉。腦髓竟出。賴蒙古某治之。兩月餘始活。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乃墜馬坡焉。一丁丑春將赴杭。渡錢塘之夕。夢至天竺。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柱聯。遂口占二語以應。醒後錄存。既至萬松嶺新方伯富公曰。某一子染痘甚劇。家人禱於天竺。始得生。今將往祭。諸物備矣。獨缺聯句。願得先生之筆以爲重。先生隨取所錄存者示之。而告其故。富大驚悟。從此稱先生爲老佛云。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船葉許大。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斝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因彙印一册。爲賦天然圖書歌以志之。

己卯紫坪客杭。晤龍泉連學博。年已九十矣。應秋試。精神不衰。其鬚髮行步。如五十許人。甚訝之。遂詢其故。謂某四十餘讀書天鯉山中。授徒六七人。茅屋三間。孤寄深箐荒邨。谷去人家甚遠。一日徘徊簷際。聞風聲肅然。一道士葛帔麻屨。曳杖至前。形容枯瘠。大類野殍。初見殊驚。不得已揖之坐。言其姓吳。字妙應。宋元豐中。避役居此山。今七百餘歲。遇異人授以神仙之術。服食有驗。特不能飛昇耳。入山之後。于世事一無所聞。以子有宿緣。故來相會。幸勿懼也。問今爲何代。去宋凡易幾姓。因言熙豐間敗政。有史書所未

備者其言詞清暢吐納風雅蓋亦當世名士嗣後或數日一來或月餘再至來去倏忽莫可端倪某素習易以所業請正吳隨問發議懸解妙諦多昔人未道出先天圖一紙以示曰學易者不可不知此堯夫止得其粗耳後一年忽辭去曰請從此別不可復見矣自此遂不復至而連自遇吳後覺神氣異昔體素弱終年據床咯咯不已年未五十而已作皺縐紋至是病良已容顏光澤今閱五十年未嘗一日少不快也噫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今連自述其見如此而紫坪又親見連如此則安能云必無哉紫坪爲賦天鯉山行以紀其事

京師宴席最重鹿尾雖猩脣駝峯不足爲比然自唐已貴之陳子昂麈尾賦云卒網羅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厠君金盤之實若六朝則以麈尾爲談柄耳未聞充盤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詩亦以鹿尾駝蹄作對

己未宏詞科施愚山以奸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鈍翁稼堂皆有錯處明人多疎於韻學雖名家亦多誤用國初名流如梅邨西堂輩皆不甚切究溫公曰修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莫過於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須辨韻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爲詩楊誠齋佳句事當看韻書梅聖俞爲詩每得句輒書小紙內算袋中或半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黃山谷答荀龍書云作賦要讀左氏前漢其佳句善字皆當用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自源源而來唐眉山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

用往聞王漁洋在京師闢小閣爲詩室斷箋零紙鱗次壁上或一二語或數十字皆昌谷古錦囊中物也張文端公爲諭德時咏梅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王漁洋見之曰此宰相語也常熟歸少詹丙辰下第居京師袖詩與漁洋相質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叫咷之氣漁洋曰君必狀元及第蓋知詩者性情之事含神霧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性情使不失墜也已未果中狀元

番禺莊滋圃狀元朝考春鸞作簡詩經綸猶有待吐屬已非凡家大人讀而賞之此狀元宰相語也後果協揆

查夏重姜西溟唐東江湯西崖宮恕堂吏焦飲在輩下爲文酒之會嘗謂吾輩將來人各有集傳不傳未可知惟彼此牽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一人傳而皆傳矣文人好名結習難忘如是

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語俗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遽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象壓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鶯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爲雞鳴禁苑漏聲殘馬踏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千萬成羣向北回翔三匝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投職名耳即歲或一至亦在燕雀既散之後故雖爲京朝官而無異聾聵膾粗言誕遂筆之于書雞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閶闔齊開建章清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太不倫耳愚山改紫陌爲紫禁與西

河同一倡父也

康熙乙丑科會試某號有題壁詩二首朱旗夜瞭九成臺霞火當樓曉角哀分膳局前催飯去至公堂上送題來魚鑰森森鎖棘籬麻衣如雪淚如絲不虞萬里歸來日還見三條燭盡時當是塞外赦回者

高澹人咏風箏笑伊雙翮本無能偶藉吹噓驟乃爾一朝線斷風力微瞥墜塵埃汚泥滓淺甚張侯齋相國詩云霞舉軒軒五色繒高危那敢不兢兢九霄日近增榮彩四野風多仗寶繩本是無心舒薄翼何須著力使長肱槐烟檢火清明後應似天池六月鵬眞金華殿中語應制體須如是

王漁洋居易錄雜書官職遷除直抄朝報不嫌陵雜蓋效文昌雜錄也前輩爲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挾投晚還家簉名必盡今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遍投朝上思澄殆濫觴也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录紙二寸開有一二蘇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录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闊五寸更用一縣紙封套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簉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闊七八分將費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後漢書李雲傳露布三書移副三府卽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張忠定延登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門下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

係安危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遒逸.杭人傳爲文成眞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湯東谷允績、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李石君日華、贈書賈一聯云.行藏半是衡書鶴.生計甘爲食字魚.

申堯盟自見蘇門先生後.大書於門曰.眞埋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得來.又題書室曰.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干世之心已絕.無夕不飲酒高歌.觀此則飲酒正非易易.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署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魏善伯徵士、題范覌公中丞廁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孫藩使含中太翁爾周、宰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蔬邨中.一望土冢纍纍.見粉牆即往索茶.一小婢舉竹椅出令坐.捧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忒聰明夫忒怪.四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寥落鬼何多.

茶餘客話卷五

汪鈍翁與友人論師道書、謂當世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曰顧亭林炎武、李天生因篤、其內行淳備者、曰魏環極象樞、梁曰緝熙、顧亭林答之曰、若文有所未知者、未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兩先生可謂不薄今人矣、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必須搜討源頭、字字質證、愼勿爲懸河之口所謾、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慨後學、匪淺、（戴震按先生誌應商官吏科都諫、）

予見名卿大夫、按日素食、云奉某齋公言於衆、又愚民匹婦、有戒食禽魚、不畜牛犬、或家不殺生、而持殺於他人之門外、歸而熟以果腹者、或因戒一牛羊、而日殺雞魚無算、豈非貪殘之尤乎、裴晉公云、猪雞魚蒜、遇著便吃、昌黎云、豚魚雞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柳州云、某氏愛鼠、不畜貓犬、後人撤瓦灌穴、殺鼠如邱、是唐人已有此惡風矣、余常

見某學士不食某某等肉。其友規之曰。是先人之命。又一郎中不食四足之物。亦言父命。是不能幹蠱而反彰前人之過矣。古者宗廟特牛以饗神。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以養父母。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斯天下無妄矣。查夏重不食羊肉。後食而知其美。有相遇恨晚之意。

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食一等。散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本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居人之宿寺廟也。五葷昏神。戒之宜也。不必因齋戒始忌食。楞嚴經云。五葷。熟食發淫。生啖增恚。故釋氏戒之。按釋氏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爲五葷。興渠即茖。道家以韭蔥蒜茖芸薹即油菜爲五葷。

鄭玄老云。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世稱六經及論語孝經孟子。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春秋左傳二十萬一千三百五十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四百九十五字。且以中材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天姿稍鈍。減中材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故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大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右鄭玄老勸學。

九經非唐制亦非宋制唐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宋合三傳舍儀禮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予謂儀禮公穀皆不可缺當補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公羊傳四萬四千十五字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合十四萬二千二百十一字日誦三百字更一年三月可畢即減半亦不過二年半至爾雅十一卷存以流覽可不復成誦嗚呼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出使以甫刑較律令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禮致太平以儀禮定服制等威方可謂之眞經術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八人合而去其重者約有二千六七百人

儲中子在文語門人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初學必須解得此意方可作文字

鈍翁嘗言誌銘首行及篆蓋宜書某府君勿加暨元配字此近來無識者所爲唐宋大家及成宏以前名家皆無之古之誌銘上之太史立傳上之太常立謚今雖不行宜存遺意女子無傳謚矣爲行狀哉其不同穴與節烈可稱或先葬而夫存夫沒且葬已久皆不及附見夫志者別爲之誌可也雖表之可也予於女子行狀悉不作而篆蓋稍存古法

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月忌其說無所據一說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宋桐鄉朱翊云世俗以正五九月到官不視事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鎭禮士多避之緣方鎭到官大饗將校禁屠宰故不用此三月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疑焉京官員除授卽日履任亦未聞有避者乃自宋以來有此繆說未除耳

朝廟衙署庭設石表以覘時刻不識造自何時按宋曾南中通天文宣和進士授南昌尉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經傳者不一止較景之短長未與刻漏相應乃爲晷景圖以木爲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爲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針以爲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以後視北極之表秋分以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二分之日南北二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

安溪先生云闢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子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霽傳贊朱子釋氏論合而觀之釋氏無所逃罪

唐以前文章之本儒學者推退之宋以後文章之通釋典者推大蘇故王漁洋詩云屢歷文章宰相才晚爲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筆千秋在字字華嚴法界來予謂長公不過藉爲文境波瀾耳非溺於彼教者今

人讀子由行狀。遂以公爲禪學之宗。按公議學校貢舉書。極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又策云。天子有七廟。今人飾佛老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領之。歲費鉅萬。此何爲者。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沿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此數句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弊。公於釋理至熟。而其言如此。蓋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聊資以爲文。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坡公之謂乎。又賀坤成節表云。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數之緇褐。不如散廩以活饑民。觀此乃知公之放生戒殺。不過節口腹之欲。以安素位之常。非有惑於彼教。偶有引據。皆藉彼言以證吾說。世人讀忠孝之大文。而不信古人之爲聖賢。讀恢恑之謄語。輒斥君子之爲異端。此學者所當戒也。長公作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如萬斛水銀。隨地湧出。蓋得華嚴經稱性而談。無所不有。無所不盡。法界事理。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蓋公之學深斥釋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華嚴之妙也。

咸陽魏孝廉毓梅。丁巳計偕至都。遊彰儀門古寺中。見女像甚妍麗。戲語同人曰。娶妻得此足矣。何必陰騭華哉。時魏年少未婚也。歸寓夜半。一女子靚粧入。如昔所見。魏爲所惑。每夜必至。兩閱月病不起。吾鄉城隍兩廊多塑皂隸像。數年前忽夜出作祟。鄰女有被迷至死者。愚民祭禱。日數百人。逾年不止。後有老成人糾合鄉人持杖擊碎賢像。焚軀投之運河。從此寂然。人心始安。魏爲家君丙辰鄉試所錄士。

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

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于今亦可哀。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書景與詩材。眞大哉王言也。方今二氏之教。不足以惑世誣民。法苑珠林。聊供詞人藻繢耳。

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眞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慮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官宜味此語。

宋宣和帖云。隨宜飲食。常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得延年非瘦薄。何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用問閒人。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細味坡語。可知向晦不息與黎明不起者。雖活七十歲。只算三十五歲耳。陳眉公云。埽地焚香。清福已具。有福者佐以讀書。無福者便生他想。予向于京師寓齋。粘聯句云。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衙生堂藥餌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聞病人呻吟。僧卽言醫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卽爲治劑。無不應手而愈。

王濬圖斯恬酒閒云。士君子無手刃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恒產。略習句讀。抗顏爲師。名曰鬻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

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座中有以醫自命者失色擲箸而去

宵寐匪禎札闥宏庥爲歐公所呵唐徐彥伯爲文好變易字面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芮犬竹馬爲綠驄月兎爲陰魄風牛爲騷犢後進效之謂之澀體艾東鄉言近人作文好以今字易古字云出自某書以奇語易平語云本自某人論道理則初無意味徒令讀者縮腳停聲多少不自在徐文長有譯字生之譏正指此輩充其類不至板戶公堂研腳露喪班夫良賦趨龜空肚不止也安溪嘗言今人記年云歲在某干支本爲歲星在某次某非謂年歲在某次第及某也如今年是戊子子與戊合歲在元枵之次矣但今如此用人反大怪雖朱子亦錯用予生平總不用此直書康熙某甲子而已大凡地名官名作文字都應從今名不必以古語更易後世反無所考且文之古雅全不係此如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後五柳公皆貽千古笑資舊傳唐荊州家居日有當事送新修府志者荊州方沐面側覽封面標題輒不閱曰大明人修蘇州志而標籤曰姑蘇志不通可知又胡纘中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事曰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境而分注其下云賊姓劉氏見者咸笑此皆自謂古雅也德州田山薑讀書掇拾字句有飣餖之目常云奇字古人所常用于古詩爲尤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鬼眼傾耳者政由時出奇字襯貼之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予友李柳亭云山薑告歸臥病床第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易以他名乃喜如謂枸杞爲天精

人參爲地精。木香爲東華童子。其癖好新奇。老而愈怪。柳亭、山薑之女孫壻也。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是皆不知穩字之義者。昌黎論說亦取穩當二字。

唐東江吏部。一生不服藥。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燕玉煖老。當作如是觀。

酒灼眞陰。鹹耗眞液。北梨南蔗。可解酒化鹹。冬月宜煮食。食訖以濕水漱口。無齒疾。以紙撚刺鼻噴嚏。則氣通明。痰自化。取天門冬伏苓爲末。或酒或水調。每日頻飲。大寒不畏風雪。

歸田錄言張僕射飲啖過人。晏元獻所食至少。明高新鄭兄捷。攫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覲芝侍郎樹葵嘗說王覺斯鐸飲量尤寬。乞書者治酒邀之。飲無算爵。或烹雞卵數十枚。盛巨盎。破傳飩蒸餅數十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蟠廷試日。啖三十六餺飥。好事者詩以嘲之。徐健菴司寇歸吳。飲門下士貴生齋庖人窮極豐腴。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更番爲壽。繼貴生以玉缸進。腹昂然凸起高出案。每食一器。令左右二伻先置玉盤於心胸凸起之處。以盛豆。自以巨叉攫而啖之。須臾輒盡數器。飲酒則門生故吏爭爲侑進。夜以繼日。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灌漏卮者耶。張京江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輒起。每食粥一甌。或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每秋冬夜永飽餐。炳炬攤書。斷生蘿蔔寸許者滿置大盂。每精暗深思時。輒停筆嘗一二寸。盡盂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鬬馬弔牌。吃河鮎魚。敬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近

日縉紳又有三好曰窮烹飪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閒矣五通神自睢州焚毀後已絕馬弔近來好者益衆聞張文端最惡之鐫一圖章曰馬弔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惟河魨魚食者尚少耳昔葉訒菴因食河魨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烹製失宜所致津門多海魨毒重吳門所出江魨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匯淮二百里中出又名玳瑁魚不甚大豐盈柔膩斑駁可觀薦以青蓼白苣味致佳絕腹腴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蕉堂惟增家烹尤得法糟窖更可致遠今年春黃生延齡來京師攜致甚多予答詩云泥淖朝騙禿尾驢歸來磅礴掩蝸廬故人忽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瑁魚重碧親浮棗玉船蒿青菩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遠心長日繞菰蒲鄉味朝來潤客廚爛醉苦教防毀罵與君數典誦吳都

菉餘客話卷六

酒令舉唐宋詩人第行可入篇詠者。裴寂曰裴三。宋濟曰宋五。李白曰李十二。杜甫曰杜二。鄭虔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韋應物曰韋十九。鄭損曰鄭十八。蘇溪曰蘇四。張建封曰張十三。庾詧曰唐十五。裴虬曰裴二。李御曰李十二。王涯曰王二。李建曰李十一。李程曰李二十。崔立之曰崔二十六。李商隱、温岐、段成式皆曰十六。熊皦曰熊十一。熊籍曰熊十八。李正封曰李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喜曰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暬曰張十一。張籍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稹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二。陸贄曰陸九。李滂曰李十九。徐晦曰徐十八。李勉曰李四。李勉曰李七。劉天敦曰劉三十二。李大略曰李二十。王篔夫曰王十八。崔元亮曰崔十八。杜勝曰杜二十七。李滂曰李十七。趙滂曰趙十五。令狐綯曰令狐八。張旭曰張九。王無競曰王二。韋虛乙曰韋五。趙眞固曰趙六。李崇嗣曰李三。王維曰王十三。鄭涉曰鄭三。張千容曰張八。韋穆曰韋十八。潘邠老曰潘十。蘇轍曰蘇二。秦少游曰秦七。陳無己曰陳三。歐陽修曰歐九。黃庭堅曰黃九。

鄂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刺。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莊滋圃侍郎撫江南屬吏稟白。槀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禁。亦禮讓之一端也。

秦修撰大士號劍泉。余告以此鄢懋卿之字。乃改鑑泉。古帝王不聞有別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卽別

號耶。明武宗號錦堂。世宗號天池釣叟。招臣各賦詩。與化李文定詩最當上意。拱極衆星爲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鈎。世宗道號雷軒子。又號堯齋。穆宗號舜齋。神宗號禹齋。尤發笑。

中翰徐鄰哉前輩。因司坊有徐觀光。頗不謹。惡之。更名曰徐良。

桃源驛見壁上題詩云。走馬張弓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後未題名字。亦不凡之才。

沈歸愚金陵懷古。爲集中指名之作。其第一首與曹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籬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巖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荊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霸才終古憶周郎。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其意甚隱。壬申至都下。晤董曲江元度云。趙秋谷龍館職。益修憾阮翁。屢遊吳中。與吳修齡爲莫逆交。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邇日論詩。唯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于阮翁。故答詩云爾。予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所指議中也。

周櫟園詩。月明蕭寺憶花之山東沂水縣有花之寺。櫟園又有句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

臨朐傅某作石者居於黃雲山中。見榕槎蠡說。雪客詞集亦名花之詞。

坊刻時文興於隆萬開房書始於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鈎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厥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亭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念一史廢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異同大指此卽宋時之法爲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爲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於唐宋之策問矣

閻潛邱若璩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議論時文潛邱將明二百年名家制義其中錯解題誤用事者盡標出爲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譌事者義門擊節歎賞歸而抄撰制義爲行遠集悉如潛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難

潛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遂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士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邵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濱許獬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應章文盡稱士爲士師耶唐蘇頲作授李乂刑部尚書制云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其由來舊矣

任香谷宗伯常言其鄉老宿芮先生者專心制義自總角至白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褒譏得失老不應

舉。乃舉生平評隲之文。分爲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巽薛湯楊以及隆萬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變體。又次及之。其坎離二箱。則小醇大疵。褒貶相半。艮兌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歲科試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客。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益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艮兌二箱而去。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郭昆甫好談時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文。雖賁育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湖南入中皿者。昆甫力爭之。乃列南皿。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賈實禍。昆甫名。嶧。甲子解元。

昔楊升菴慨古文之廢。論舉業之弊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脈。皆失其眞。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祕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前君爲四聖。與三家邨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薛方山誤以胡安定爲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酬答。有明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諸生稱唐之王阮亭宋之白樂天者何異。

唐時有書生不知近代事。因談駱賓王曰某見其孫李某。竟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鄭漢林選八宗師考卷。文體不拘一格。而理眞詞達。以有清氣爲宗。少時見館師案頭。各有一部。近日訓徒者多不知有此編。而惡劣選手。牛鬼蛇神。堆積盈几。可怪也。八宗師者。遼東高渭師江西考卷。桐城張元臣江南試牘。韓城張廷樞江南試牘。遂寧張文端江南考卷。曲阜顏學山浙江考卷。休寧汪棣園八閩采風錄。大興薄聿修湖廣試牘。海寧許時菴江南試卷。

張爾岐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倣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編。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投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淹洽。其所言眞困學要法。

徐健菴作葉石君傳云。江浙藏書家。有金陵焦氏。四明范氏。錢氏。半野之藏甚富。惜厄於火。滮園之沒。亦多散失。惟天一閣尙存。予亦有聚書之癖。半生所得。庋之一樓。曰傳是樓。較之諸家。多有目無書。殊足憾也。向聞葉君名。惜未遇。今爲之傳。不禁慨然。觀此則所云傳是樓書目。殆未實有是書耶。

梅邨汲古閣歌。贈海虞毛生。末云。客來詩酒話平生。家近湖山擁百城。不數當年淸祕閣。亂離蹤跡似雲林。予按毛生摹刻最多。得梅邨輩交相噓植。聲價益重。其實所刊特闕富。勘訂尙未精。子晉家藏舊本亦

夥或云王駙馬以金錢箠之去其板多在昆明駙馬者吳三桂壻也江南藏書毘陵瑯琊一代文獻鄞人范司馬欽字堯卿號東明喜購舊本與鳳洲家藏書目相較各抄所未見書故兩浙藏書以天一閣爲第一又晉江黃氏俞邰之先人海鶴先生官南京監丞居江寧千頃樓中聚書七萬餘卷他若山陰祁氏淡生堂鈕氏世學樓禾中項氏倦圃曹氏皆東南文苑淵藪也竹垞撰經籍存亡考亦得力於數家明代藏書周晉二府胡元瑞朱鬱儀焦弱侯錢淑寶諸家俱散盡後來絳雲一炬無復孑遺好古者所爲太息也

予家傳書無祕本先世族中分而爲七然每檢舊抄書目略一披覽茫若煙海汗青無日顛毛種種白矣

揮麈餘話毋邱儉貧時借人文選有難色自言身貴當鏤板以行後仕蜀相遂刊之按十國春秋蜀毋昭裔傳請後主鏤板印經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誤毋昭裔爲毋邱儉耳毋邱儉三國志魏人所謂事雖不成可謂忠臣是也司空表聖一鳴集爲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焚印本漸處散失更欲雕鏤又隋書文帝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隋唐已有刻印

沈存中云慶歷中有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令印之又銅鑄字工費而不便久藏

萬歷甲午南祭酒陸可教請刻永樂大典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存分貯兩雍以成一代盛事當時議允終未頒行竊謂文皇與穆宗兩番抄錄已費不貲鏤板通行談何容易耶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法黃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予自七八歲卽不喜作楷書、自父師外、間函無不狂草者、心知其非、竟不可改、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子云、卽此是學、又云、作字甚敬、前輩格言多矣、皆視之不動心、一日閱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荊公病、披閱未竟、如芒刺背、面亦汗流、忸怩數日、至是稍稍作楷、久之故態復萌、

蔣湘帆衡寓揚州、寫十三經、馬秋玉代爲裝潢、高東軒相國進呈、恩賜國子學正銜、人以爲榮遇、今書俱在南書房、木匣裝飾、排列架端、予在內廷猶見之、（戴璐按、王子刻石經于國學、卽衡進本、）

沈歸愚爲黃尊古作誌銘云、當代以畫名者五人、武進惲壽平格太倉吳漁山歷、王麓臺原祁、常熟王石谷翬、最後得吾友黃尊古鼎、五人中麓臺第進士、官侍郎、成名最易、四人逸老布衣、而名與之齊、四人較難、然壽平漁山石谷、得梅邨阮亭先後導揚、宣其名、流播遠近、而尊古當諸公徂謝、推挽無人、尤難之難也、吳中評畫者、謂石谷看盡古人名畫、下筆俱有似處、得稱大家、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俱有生氣、並稱大家、兩人皆虞山人、

仁廟時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吉臣、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

往時見同人作三畫詩、蕪湖鐵畫、饒州磁畫、松江火筆畫也、又漳州織畫、裂紙爲之、一經一緯、布置設色、無異絲繡、聞向有王秋山、能以指甲挐畫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挐畫亦可詠詩、近見宋繡大軸、精深華

妙超諸品之上矣。

羅龍書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嫁乘錦車和戎故事。楊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罕入詩。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明妃文姬。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眞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亦草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亦時有利鈍。名手尙爾。況其他乎。

拜前輩用三刺。三國志、凌統入里門。謁長史、懷三版。恭敬盡禮。其三刺之濫觴乎。

辛未冬山東道御史缺出。王檢討世仕名居首。夕夢其祖父曰。汝得御史矣。明年禍甚烈。恐身首不全。奈何。世仕夢中請曰。願不得此言。父曰。名籍已定。無能改。然有一綫可冀。姑爲爾謀之。驚寤。見案上鎪籠若有山東道察院五字。大惡之。三日後。忽副福建典試。及吏部以御史請。王名扣除。遂補蔡時田次年五月。王旋京。大考改鹿邑令。及秋。蔡以科場監試伏法。而王無恙。

丙戌會試前。上念舉班久滯。命二科以前均行大挑。分一二等用。士林踴躍。逾年大吏請分別等第補缺。時爲之語曰。九流三教一等用。知縣。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爲九流。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補訓導。爲三教也。

台州侯元經嘉繙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卽予批迴。侯大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尙書祭文。諸君謀讓不作。盍以屬之。卽傳至

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倘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才，而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俟候出而付之，明日束裝行矣，鎮江黃太守永年，試童子，邀夷門至署閱卷，一夕自持燭入廁，久不出，家人怪之，啓戶則已墮廁中死矣，文人遭此，不可解也。

茶餘客話卷七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裏也。後省垣積重。勢陵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卽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爲善。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爲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爲小九列。或云詹事春坊、爲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尙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歷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尙寶爲小九卿。究不知始於何時。質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督撫加尙書侍郎。誤稱中丞。固謬。卽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

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爲大農大馬大寇大空。删去司字。誰爲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馬進寶爲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千金。在江南橫征虐暴。窮極奢華。吳梅邨賦詩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琳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輜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爲仇家告幷兼。卽稱賊盜通囊橐。未幾伏法。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泰寧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卽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於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於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衞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僉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啖盡者。更快人心。

徐俟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俟齋名。具書致名藥。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俟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爲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菴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菴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遷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卽龔芝麓吳梅邨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於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戴醫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識一冰心區尚存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氈君能守之當爲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牕高臥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爲林處士物卽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猶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公善擇壻爲王藻儒淡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孚青編修

汪堯峯詩文爾雅然性卞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李天生爲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與商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咽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

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溝園。論文不合。嫚罵不已。邱拔壁上劍逐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爲佳話。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衞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充謙。蔚州魏敏果象樞。永寧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瑮。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孱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腳至峩眉山伏虎菴。留一偈云。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涸孽塵。早向鍍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弗楚畹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悟。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城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汪季角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詩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蘭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峩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蘭思臨終索筆題詩云。巖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峩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白仲調爲王東皐伯勉門人。官於京師。聞東皐訃音。既爲位以哭。後於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翦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鄰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歷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覓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燔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爲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蔣齋廷瑯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

舟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團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賫酒肴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陸稼書曾祖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其罅。人稱爲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裘少司農憂歸邨里之日。舟中篋笥沾濕。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書皆入能品。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日。不遺一字。徐俟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次耕恤之終其身。

譚左羽瑄、授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

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爲殊榮。蓋其製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卽賜第西華門蠶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

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己酉七月賜新第於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爲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於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家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爲丸。謀諸季父日煌。偕僕夏澤。佯爲江湖術者。紿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僞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衆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垓率百餘人扼於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貲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閒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

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皐苞。初爲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爲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於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於漢軍。靈皐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顴插髻。大口長目。步闊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爲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爲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於去奢崇儉。丙辰賜第於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尙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後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於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張喆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臚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於李文貞。官溧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爲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八

莊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裘文達齋飲歸、同詣千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卽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爲狀元歷巡撫尙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卽日聲名大損、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么、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黃門小底、蓋卽小么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今衙門列木於衢俗名攔衆、卽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贅筆稱爲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角、清文曰蝦酣、

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四字云、

大夏頓首、是皆前人豔稱爲美談、然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耳、非素位之義、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自葉爾羌西行二十日、約可至、產羊短小肉瘦、惟骨至重、回子初不甚重、自大兵定葉爾羌後、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值白金二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安集延西南一帶遍山皆是、然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價與羣羊等、再久而陝甘

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董或曰古銅傳聞不實可知矣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二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即擒至禮拜寺塔頂上擲殺之

火浣布出四川越嶲廳番地五樹山石縫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水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緜織成布已丑劉臬使益贈一幅其質粗置火中經刻不然以抹几案油穢甚利入烈火膩處即有焰焰息穢去焰即穢也布完整故名火浣然燒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質漸鬆彈之即裂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白如雪出於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是一種

雞素本於雞斯如小荷包雞斯用以約髮雞素用以盛物作佩素與斯勒音相近如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吾淮呼小荷包亦名雞素或云雞嗉像形也

東坡以黃連湯調青粉醮筆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近日汪文端公以紅花黃連煎水發筆磨墨皆用之

明季陸繼翁王古用皆湖州人住南京工製筆又吉水鄭伯清吳興張天錫皆以製筆有名公卿間宋江湖長翁集有題筆工俞生藏書跋謝肇淛西吳支乘記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又元時張進中者字子正都城耆老善製筆管用堅竹豪用鼬鼠精銳宜書吳興趙子昂淇上王仲謀上黨宋齊彥皆與之善尚方有所需非進中筆不用進中每自持筆入宮必蒙賜酒食太平清話言宋時有雞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近日復有以貂毫製者某咏猩猩毛筆云生前幾兩屐身後

五車書。明神宗文華殿用市中筆。貼筆匠楊彥章名紙。

趙松雪遇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眞草巨細無不可。項子京嘗欲仿之。見李實君紫桃軒雜綴。近日劉石菴墉。自太原守罷歸。居相國邸第。破新筆。自揀精毫。重加縛束。不付之工人也。揮灑和軟。有得心應手之妙。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槎詩。初爲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實菴各賦長歌。玉叔歿流傳至京。高江邨復於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朱孫墓木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壽無疆四字。左朱華玉造。右至正乙酉年杯底槎杯二字。杯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闌。時人浪說貫銀灣。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片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杯後歸陸丹叔費墀。予屢摩挲賞之。

明人皆尚金扇。卽上方賜予亦皆金面。康熙間尚金陵仰氏扇。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陵夾紗扇。曹扇。靴扇。溧陽歌扇。近日又尚豐潤畫扇。野獲編稱聚頭扇。吳製外。惟川扇至佳。其精雅宜士人。其華燦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予近從陸耳山舍人處。見其先世文裕公拜賜金扇。亦百龍之式。雖殿落已甚。而璀燦可觀。當是川製。聚頭一名聚骨。卽摺疊扇。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明時製扇名手。有馬勛、馬福、劉永暉、沈少樓、柳玉臺、蔣蘇臺一柄值數金。

成容若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衞。天姿英絕。肅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爲宰相子也。書學褚河南。幼善騎射。自入環衞。益便習。發無不中。扈蹕塞垣。猞

弓牙箭環列闌帳以意製器多巧倕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即繪小像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

京師火炕燒石炭往往薰人中毒多至死者儀眞陳殿撰定先冬日偕其妾寢至夜皆中煤暈室內別無一人家人咸就寢不知也家畜一巨犬忽咆哮萬狀家人起犬向主人牖外爬沙跳擲窗紙盡碎急請主人不應毀門入則與妾並死急救乃蘇北人秋後即喜臥炕馮大木廷樞於九月十六日中煤毒死亦異矣

江陰是鏡詭詐誕妄人也胸無點墨好自矜飾居之不疑海寧陳相國爲其所惑高東軒相國亦信之尹健餘侍郎督學江左因二公之言造廬請謁結布衣交鏡遂闢書院招生徒與當時守令往還冠蓋絡繹常州守黃靜山永年亦與過從其後因囑託公事不復往鏡因於書院靜室中供陳高尹黃四木主俗所謂長生祿位也稍有識者皆非笑之辛未雷翠庭先生督學至廣文以爲言先生貽書令其來見以覘其學鏡不往而令廣文通意欲先生造廬如尹故事先生笑曰吾因知賢士不可召見但恐吾往見後則四公木主之外又增一人故不爲耳後數年鏡爲鄉人告訐亡命不知所終鏡居邨去市數里有小路踰溝而行稍近數十步鏡平生必由正路過橋不趨捷也一日自市歸途遇雨行至溝旁四顧無人一躍而過有童子匿橋下避雨驚曰是先生亦跳溝耶鏡餌以一錢囑勿言童子歸其父詰錢所從來爭傳是先生跳溝聲名大損

辛未駕南巡幸寄暢園秦氏子姓迎駕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七十壽然年六十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莘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共六百餘歲皆近族也

近日稱詩者推沈宗伯夢司空兩家沈以老諸生白首遇主七十成名十年致身卿貳夢以韋杜之胄具班馬之才十八官翰林二十三官國子師二十四躋八座三十一而終其福命何相殊也然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一以天勝人勝者可學而至天勝者不可學而能也

蘇州城有東禪寺舊植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矣久之復萌新枝惠元龍移一枝入塔前自號紅豆主人畫紅豆新居圖題而和者百有餘人又虞山紅豆昔爲著書之處今年顧古湫鎮縮紅豆山莊圖同人題詠甚衆董東亭潮七古尤爲擅場果邸見而賞之鐫玉章一方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青陽江孝廉周開辛巳選河南汜水令引見調江西樂安江貧苦不能出京復調瘠邑意快快此五月間事及秋中州大水黃沁交灌濱河州縣盡付波臣而所調某令盡室被淹江聞之而喜可知也

浙西武康縣有凝紫山俗訛爲銀子山明季幾罹礦稅之禍今封閉已久丙戌丁亥間有吳越遊手不逞之徒勾串肯吏呈請開礦且以重利啖主文者事久不能決熊撫軍學鵬永撫軍德亦心疑其有因檄湖州守簡明幹官一員入山勘實以定行止予弟紫坪令德清膺斯役不入山竟赴府言於太守曰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可無勘而明奸人行險徼幸庸知不預爲造作以實其語設勘之果確則竟開礦任採乎不若據理辨駁一紙申覆因力陳其不便於民閒數事太守布勒亭深然之會布倉卒罷官弟亦挂議去事

仍未結。攝令李某入奸人之言。復揚其波。將入山徹實。紫坪尙滯會城。聞之謁上臺。力言理所必無。並陳其利害。上游採其言。事乃得已。

豐臺爲養花之地。園圃相望。竹籬板屋。轆轤之聲不斷。芍藥尤盛。春時遊人車馬紛至。然圃翁貪利。花蕊未放卽翦。擔頭紅紫。園中止綠葉而已。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詹事之遂初堂。皆在左右。而遺跡莫考。今惟存王氏園亭廢址。茂草中尙有花廳五架。清池一曲。游漾朱鱗。京朝官年年修禊於此。花圃皆有窖。冬月春花全放。按癸辛雜識、馬塍花卽今之堂花也。

京城古樹。如太學檜。慈仁寺松。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一作風氏。呂家藤。皆數百年物。城南舊刹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釴菊莊詞話。載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偕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多國初諸名流屐齒所常到也。乾隆庚辰四月、予與張六雲門陳三竹泉茗飲槐陰。對奕竟日。竹泉、黃門從孫也。風氏園與龍泉寺相近。楊禹江集、有丙戌夏日陪宋商邱過龍泉寺觀風氏園古松之作。封氏松見前輩題詠甚多。皆未明指何處。觀此則在龍泉寺不遠耳。今則四望瓦礫。不知孰爲園址。

華亭張漣、字南垣、少寫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壘石爲假山。悉仿營邱北苑大癡畫法爲之。樹巉礪瀨。曲洞遠峯。巧奪化工。其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盧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吳吏部之竹亭。爲最有名。漣既死。子然繼之。遊京師。如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先是米太僕友石、有勺園在西海淀。與武清侯

清華園相望亦曰風煙里今暢春苑卽兩園舊址王宛平怡園亦然所作吳梅邨爲南垣作傳而世遂謂假山粧自南垣非也唐人詩中咏假山者甚多晉會稽王道子開東第築山於府城內武帝嫌其修飾太過道子甚懼晉武陵王貧有怨心名其後堂曰首陽山其由來久矣不獨宋之花石綱也梅邨傳中述漣語云吾以此術遊江南數十年中名園別墅屢易其主名花奇石經吾架搆未幾而他人輦去徒爲位置者亦多矣昔人詩云終年累石如愚叟倏忽移山是化人又云荷杖有兒扶薄醉謂南垣父子也

禮部堂夙夜匪懈額工部節愼庫捧日亭額皆嚴分宜所書已撤其名嬾眠胡同水月禪林額爲王無咎書城南崇效寺又名棗花寺內靜觀二字額爲王覺斯鐸書禮部前劉必通水筆招牌爲董思翁書聖恩寺爲金源古刹舊有雙楸又古槐乃金時物又馬纓花一株係宋商邱手植崇效寺有無塵別境四字扁爲明楊忠烈公大書又寺僧雪塢藏王覺斯草書一卷今無存雪塢亦能詩與王樓邨劉大山倡和題壁近日寺中止藏智樸青松紅杏卷子內如漁洋竹垞初白輩皆有詩

東嶽廟在朝陽門外元延祐中建有趙子昂書張天師神道碑虞道園隸書仁聖宮碑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有鬱羅蕭臺係分宜書供昊天上帝像旁立十二將云有一像亦分宜也

白塔山卽永安寺本瓊華島舊址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改大隆善護國寺

爲脫脫丞相故宅。今佛座下有二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遼壽昌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今在阜城門內。

拈花寺在德勝門內西北。雍正十一年御製碑文。果親王書勒石。

明憲宗建慈仁寺。爲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園。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爲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幹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窯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爲平殿三間。雙松竟鞠入木廠。海棠院今廢爲染衣之所。惟窯變觀音尙存。仰荷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己丑秋同人往遊。陳紆橋、張懷月、嚴冬友、皆有詩。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能樓居。珠龕白定瞻相慈。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

黃蘭巖民部寓梁家園。積水到門。顏其堂曰半房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繞清波。極亭臺花木之盛。而池之南北。旗亭歌榭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茶餘客話卷九

青陽吳宗伯七雲襄、少客於淮、與先祖虞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爲莫逆交。時吾家新城舊宅有冬青樓。宗伯來住如一家人。入都同讀書太學。同寓先伯祖樾軒公櫻桃斜街。至庚戌癸丑、先大夫暨家叔相繼入翰林。宗伯贈詩云、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予從劉氏壁上見宗伯手書過淮訪再祈二律錄之。破帆乘月過淮陰。小泊城西訪素心。入郭人都知舊第。到門僮尙解鄉音。面因久別眞難認。話爲愁多不敢深。我昔天南頻北望。何堪向北又分襟。天涯攜手立須臾。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貧卽依人不丈夫。笑謝韓韋垂釣客。無勞分箸飯窮途。甲寅冬公下直端坐而逝。相傳前身爲九華山僧。

許謹齋給諫志進、有讜直名。既劾江督噶禮貪橫。聲震一時。罷歸後。以文酒自娛。篇咏甚夥。章豈績序云、看此時之鴻鵠。逝將去以空冥。問當日之豺狼。畢竟歸於何黨。人云奏議大有都俞。我讀篇章絕無怨誹。自辟園亭。手栽花木。具有邱壑。築來鳳樓。居其妾珠簾繡栱。甲於郡城。及卒無子。四十年間鞠爲茂草。妾玉岑夫人、爲白門舊家女。工詩翰。隨官中外。暮年委頓無依。余以葭莩之末往見。白髮青裙。居然王謝。每見輒談六十年前日下故事。黃門爲新城澤州高足。言兩家事尤詳。迄今過來鳳樓故址。輒誦王季木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之句以寄慨。沈歸愚宗伯、作制府來樂府云。太陽照冰山傾。黃紙收制

府片刻不暫停。陳滄洲詩、三春華髮棲江表。五夜丹心戀聖朝。禁闥似聞憐謹直。湖山自合老漁樵。皆指黃門劾竭制府事。黃門善騎射。精繙譯。於清文蒙古言語皆通曉。禾中高孝本。嘗贈詩云、十行一覽傲同儕。餘藝爭看事事佳。子建迎賓多計巧。東方索米善詼諧。六鈞弓挽禽連中。重譯書工字左排。脫卻朝衫騎劣馬。生來不信是江淮。

福州黃莘田任。詩才淹雅。爲八閩巨手。宰四會、以躭硯劾歸。許謹齋壬午典試所得士。師弟誼篤。往來淮南十數年。與鄉先生耆相契。乾隆丙戌。紫坪遊閩中。莘田年逾八十矣。談及師門後嗣凋零。園林荒落。大息失聲。老淚盈把。因述生平知遇及當日門庭賓客之盛。紫坪即席贈以詩云。給諫聲華一代才。珊瑚網向八閩開。千秋盛業傳衣在。不負當年玉尺來。珠湖一曲水雲偏。四十年前泊賈船。燕子歸飛門巷改。傷心莫問舊平泉。秋洒寒原宿草繁。故家文獻幾人存。誰知瘴嶺千重外。白髮門生話舊恩。莘田讀之淒咽。爲之罷酒。莘田禮闈下第。垂翅南歸。資斧告匱。附舟至淮。爲同舟子所窘。時許方遠宦。不得已走謁吳中允西李。時吳與黃未識面也。中允一見云。君即賦某詩黃莘田耶。念中言子久矣。商之夫人。舉釵環盡付質庫。得百金爲償舟中逋。居久之。資送歸閩。亦莘田爲紫坪言者。

煙一名相思草。滿文曰淡巴菰。初出呂宋。明季始入中國。近日無人不用。雖青閨稚女。金管錦囊。與鏡奩牙尺並陳矣。韓慕廬出以課庶常。陳廣陵詩、一時傳誦。家笠亭叔詩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入推佳句。陸青來耀、作煙草歌。形容盡致。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王西寧仲威鉞署窗牘說云、燕窩名金絲。海際沙洲生蠶螺。皆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精液吐出結爲小窩。銜飛過海。倦則漂水上息。其中少頃又銜以飛海。人依時拾之。色紫者爲佳。閩小紀云、燕窩有烏白紅三種。紅者難得。白者愈痰。紅者治小兒痘疹。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從未一睹。近見閩廣貢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鮮白無纖翳。據云取小者拆製。人力合成。非天然也。許青巖藩司松佶、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苦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客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饑。拙者出即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爲果餌占地也。其黠者將果餌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空而復去。尤爲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云。吳梅邨詠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銜小白魚。卻供人采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齏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獻上林書。許謹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爲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溺。

熊掌用石灰沸湯剝淨。布纏煮熟。或糟尤佳。曩見陳春暉邦彥故第牆外磚砌煙筒。高四五尺。上口僅容一碗。不知何用。云是當日製熊掌處。以掌入碗。封固置口上。其下點蠟燭一枝。微火熏一晝夜。湯汁不耗。而掌已化矣。

久客長安。每逢令節。輒憶江鄉。壬午立春。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老饕故態。良足哂也。

王蓬心宸讀而艷之。爲寫歲朝填詞圖。仿衡山移居圖筆法。宛然江邨新年情狀。張吾溪、陳東巖、程晴嵐、朱檢圃、皆有題詠。劉秋巖方謁選來都門。下榻予齋中。亦分詠四十絕句。董東亭小楷彙書一册。每一展讀。食指欲動。

北地葡萄種最美。客問南中何以敵此。汪鈍翁云、橘柚秋黃。楊梅夏紫。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最猛烈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卽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葉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臺灣人則生時卽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扶留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脣齒搖轉。面目可憎。

蕨薇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云。輞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扶留藤食之。輒昏巳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爲吃蒜者熏。作詩云。南浪灰薦蠣。巴蜀菜先葷。幸脫簑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堪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志、載簑藤葉可以作醬。卽蒟醬也。

唐人詩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窖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三月二日、董東山宗伯、有食王瓜詩。近來椿芽、椒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入市。不爲稀有。

俄羅斯、烏蘭海、皆產貂。舊傳人赤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狡輅鄭人事相似。爲此說者。蓋深

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實不然耳。埽雪大於貂。毬白毛長。光遜之。價亦減。猞猁猻大曰馬猞猁。小曰羊猞猁。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銛曰沙狐。俄羅斯產者五。毬黑而豪白曰元狐。其次身黯而賺黑曰火狐。外此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蔚而不耀。尤爲難得。其窟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煙熏之。貂畏煙出奔。即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蹤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齧之。亦有用弓弶者。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栗皮。故名。烏喇諸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爲裘爲帽。廣志、貂鼠出扶餘。

駝糞煙可殺蚊蟲。壁虱。槐樹生蟲。擂鼓於下。則盡落。以蘆束置青石上。築之易碎。蘆席蓋碑。經露必有痕。珍珠不宜近鐵器與柏木尸氣。故婦人帶入喪室。珠多爆碎。牛骨置池水不涸。爐插線香。灰實不入。鬆易側。惟二頭俱燃。滅一頭插之不倒。鬧爐炭烈。分開易滅。不分易熾。用毛紙一幅置於火頂。燒過灰存。則火不熄而四布。續博物志云、戎鹽累卵。獺膽分杯。

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下火煨則不爆。楊梅核咬碎必是八塊。百數中偶一二不同。雞頭生者一斗以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以度冬。酒蟹置阜莢半挺則不沙。藏鹽用阜莢置內則不滷。好香油浸鮞魚盛暑不壞。橙橘藏綠豆中不壞。酸酒每罈用鉛一二斤燒極熱入則酸氣去。喂雞鴨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雞下卵時食內夾麻子喂之。則常卵不抱。染坊淋退灰曬乾。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

容安齋穌談、載物有相制之法。油汚衣、滑石末隔紙熨之。血汚衣、嚼蘿蔔擦之。墨汚紙絹字畫、鐙草漬水洗。犀角羚羊角先鎊爲片。置入懷中出碾易碎。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取指甲一二枚同擂。不粘易碎。兎絲子撚紙條數枚同碾易粉。香附先去皮毛炒過。投水浸透曝乾。再炒艾葉入茯苓三五片同碾。缸製先箍置烈日中。以瀝青末摻縫內不漏。墨汚衣、用半夏鮮白果杏仁搗爛。揉少時即去。肥皁淹鐵索、胡桃塗鐵索、皆易斷。銅以荸薺水煮可刻去。蛙鳴處以芝麻稭磨碎順風撒去。定止木槿葉浸絲絡則不亂。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蟲。亦豆湯洗包衣垢。生薑擦鐙椀不生暈。鹽入鐙椀可省油。香油入少桐油耐點。鹽置油燭亦耐點。擂桃杏仁或豆麪攪入渾水中即澄清。冬笋兩橘冰凍堅者。以冷水浸之味不變。若加溫水則味大減。冰魚亦忌用溫水。

絡緯鳴秋。聲特清脆。南人蓄之籠中。北人貯以匏。冬日懷之往聞宮中有養至暮春者。勵南湖司寇詩云、秋蟲遊化日。長養遂天和。育物齊堯德。含聲入舜歌。春庭鳴瑞露。錦樹宿瓊柯。粉本拈新樣。珍傳弈世多。時蔣文肅寫春林絡緯圖。近羅徽五鴻臚典。注詩以此爲螽斯羽之解。語甚怪。

物類之相感也。多不可解。淮南畢萬之所述。往往爲小人竊試以行詐。要不過五行相勝一定之理。非有異也。董子云、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弦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荊。又羅泌云、陽燧來火。方諸致水。箕動而風。畢麗而雨。土龍致澤。桐魚鳴鼓。冢灰傳漏。啄木愈齲。螳螂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結巾投地而兎走。箴綴丹帶而蛇去。蟾切

玉、橘明珠、油鑽釘、薑解茶、葦化牛、鹽消瓜、甘草硬角、木賊軟牙、硤錫以茹、晝暈以蘆、酒油以蜜、濯錦以魚、新灰拘駒、然柳煞雛、魷甌裂毒、硫盃毀熱、薑磁免爆、礬線不熱、翡翠屑金、神砂碎鐵、雨將至七弦緩、大風至痼疾發、癲疾作而匏血動、蠶珥絲而商弦絕、投膠醉士、望梅止渴、駝煙殺蚊、犀火照怪、慈石引針、琥珀拾芥、勃荷醉貓、皁莢宜蟹、黍以蟹散、栗因酒敗、麻得黍而涌、酒得麻而敗、蒲荷憎油、草木忌桂、阿膠止濁、犀株離水、弊篦匡鹹、石灰正膠、戎鹽蠹卵、青蝸還錢、麋角續劍、鸞膠續弦、屠狗者狗逐之、屠牛者牛觸之、未可悉數也、至物類不齊、更不可以常理測訓、狐夜察蚊蚋晝不辨山嶽、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聽以角、蟻倒行、蠅仰栖、蜀犬吠雪、江魚入海、則惑、外夷生首子則烹食、以爲宜男、見中國彌月相慶、誚爲不慈、死者棄屍野外施鳶烏、七日不盡、則哭、見中國素車黃腸、嘆爲不仁、又安能一一求其故哉、

蜜者、密也、精也、祕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爲花蘂、而花中浮豔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采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毬團、何祕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蓄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俎家蒸玉面狸與烹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煤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蘇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衞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顯宗紀注、以餹作餳、餳號爲餹、餹東坡過金山寺詩、送遂寧僧圓贊云、涪江與中泠、共作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餹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餹法、詔揚州取蔗作瀋、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餹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吳志孫休已有甘蔗餹矣、餹一名蔗胎、仙經呼蜜爲卉醴、見曹棟

亭所刊餳霜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後郊祀歌、柘漿析朝醒。註、謂取蔗以爲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餳。而三禮註餳字。俱云煎米糵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爲餳。見於漢時明甚。

驢也。蹇也。衞也。其名有三。宋高英秀、與僧贊寧、議古人詩病。摘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昔。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衞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注稱衞地多驢。故呼驢曰衞子。騾驢皆帶子呼。馬則不然。

茶餘客話卷十

御窰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款識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窰巡撫廷佐所造仿古酡肖今之所謂成宜者皆郎窰也又熊窰亦不多讓近則年窰唐窰皆入賞鑒

成窰酒杯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鐙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雞窰者上畫牡丹下畫子母雞也鞦韆杯者士女秋千也龍舟杯者鬬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葡萄及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蕃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堅雞缸寶燒碗碟砂盤最貴價在宋磁之上朱竹垞稱芳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酒器皆雞冠花下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龔春壺式茗具中逸品其後復有四家董翰趙良袁錫其一則時鵬大彬父也大彬益擅長其後有彭君實龔春陳用卿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子李仲芳小圓壺製精絕又在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鎏光采射人卻失本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推龔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閒一藝皆通神高江邨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堪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渝三春蒻昔杜荼邨稱澄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甚悉

陸子剛治玉鮑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濮謙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莓叢竹趙良璧黃元占、

歸懋德、治錫。李昭一作荷葉李馬勳治扇。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王吉治銅。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銅鏜。談氏箋齊氏繡。張氏鏜。洪氏漆。孫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吳興薛晉侯銅鏡。歙曹素功製墨。吳穆大展刻字。顧青娘、王幼君治硯。張玉寶火筆竹器。皆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濮謙壬午生。與蒙同庚。嘗贈詩云。滄海茫茫感劫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楮葉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杖底青山爲老友。窗前翠竹似閑身。堯年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上鄰。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草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爬背也。李鄴侯以松樛枝作隱背。偏提、酒器也。見說郛。唐詩亦有用者。護朽、見菽園雜志。滑稽、吸酒曲器名。寄丁、尋人招帖也。剛卯、古佩印名。稜、捫捋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君遷、牛奶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奶。律令、雷邊鬼。捷與雷同速。見桂苑叢談。藕覆、婦人膝韝。始於楊妃。見致虛雜俎。璘緤、蠶箔也。見女紅餘志。轡箭、今之靶頭。見宋書。騾馬、扇馬。見唐書。柹、斫木札也。湖譟、吹脣作聲。臀栗葭管、卷蘆爲頭。截竹爲管。即笳管。蒸餅、即胡餅。並見筆麈。裝潢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滓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尙卿。筆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逐君。鐘曰華山聲。曰洗東。皆仙樂。俱見致虛雜俎。篦梳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囊橘柚。不落爲酒冢。不律爲筆。扶老、柳櫂、皆杖名。見表異錄。麥光紙。栗尾筆。見坡詩。溺器曰夜潚。見唐人集。逋峭、承梁小柱

也。蘇頌詩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巍收有逋峭難爲之語。匹製、卽今之沓杯。俗名套杯。外大內小。古人不過五六。古今詩話、刁約使契丹詩曰。餞行三匹製。爻閭、今帳房之類。交木而支。如交椅之稱。胡床、卽交椅。

六經無茶字。始見王褒僮約。爾雅檟苦荼。荼卽茶也。然古人多稱飲茶。始於三國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羣臣酒。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又飛燕別傳。后夢見帝賜坐。命進茶。左右奏云。向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之。又謝安詣陸納。但設茶果。至晏子春秋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荼菜。非飲茶之謂。開元中。靈岩寺有降魔師。教人不寐。人多作茶飲。因以成俗。見續博物志。物類相感志。芽茶得鹽。不苦而甜。古人煎茶。必加薑鹽。余在杭州有詩云。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鹽。未免爲古人所嗤。然烹茶取甜。予所不解。安能起古人而問之。今內廷皆用煞茶。尙有古意。

德州羅酒。亦北酒之佳者。漁洋詩云。玉井蓮花作酒材。露珠盎斛潑新醅。清洽錯著康王水。風韻還宜叔夜杯。山薑亦稱吾州酒色白清味潔鮮。東坡所謂著錯水也。屢入篇詠。官京師仿爲之。德州又有露酒。色如黛漆。味比醍醐。俗呼黑露。見查悔餘詩注。問之德州人不知也。滄州酒止吳氏劉氏戴氏諸家。餘不盡佳。蓋藏至十年者。味始清冽。市中安可得耶。按羅侍御欽瞻、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河南。剛直有聲。嗜飲。傳釀法。色味雙絕。至今猶呼羅酒。滄州城外酒樓。背城面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樓上劇飲。不與值。次日復來。醉酒家不問也。三老復醉。臨行以餘酒瀝欄干外。河中水色變。以之釀酒。味芳冽。僅數

武地耳。過此南北水皆不佳。劉紫亭鳳翔、爲余言之甚確。予在京師。紫亭歲致滄酒。非市中物也。漁洋答謝方山詩、自家烏帽重屏裏。初試紅泥小火鑪。恰是陵州酒船到。不愁風雪壓屠蘇。酒車冒雪遠衝泥。尺素殷勤謝傅題。一樹山查紅破蕊。花前催進玉東西。此漁洋晚歲之筆。頗得酒中三昧。風致可想。

袁石公觴政人之祭。云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孔子曰酒聖。夫聖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年、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祠之門垣。以獎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二千二百餘年中。四配十哲十四人耳。而阮氏居其三。醉鄉閥閱。莫有盛於吾家者矣。

今人飲酒杯下襯以托子。未知所昉。馮益都相國、宴諸鴻詞翰林于萬柳堂。酒酣。指此爲問。汪苕文以爲古無此製是也。毛大可稱卽古之舟也。引周禮註疏爲證。益都命走馬取書。似有所本。然與杯不相屬。予見宋李濟翁資暇錄一則云、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杯遂定。卽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崔大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友。人人以爲便。于是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此爲茶器而設。資暇錄引此云、貞元初。青鄆油繪爲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爲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卽昇平崔家。按此與今之盃托製甚合。前人有辨

之者。周禮司尊彝之職曰、六彝皆有舟。鄭康成曰、舟尊下臺。似非今酒杯之製也。西河一時強論耳。

俗語云、酒令嚴于軍令。亦末世之弊俗也。偶爾招集。必以令爲歡。衆奉命唯謹。頫首聽命。恬不爲怪。陳幾亭云、飲宴苦勸人醉。苟非不仁。卽是客氣。不然、亦蠹俗也。君子飲酒。率眞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僕役。以逼爲恭敬。以虐爲忼慨。以大醉爲歡樂。士人而效斯習。必無禮無義。不讀書者。幾亭之言。可爲酒人下一針矣。偶見宋小說中酒戒云、少喫不濟事。多喫濟怎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旨哉斯言。語淺而意深。又幾亭小飲壺銘曰、名花忽開小飲。好友略敍小飲。淩寒出門小飲。沖暑遠馳甚熱不可遽食小飲。珍醞不可多得小飲。眞得此中三昧矣。若酣湎流連。俾晝作夜。尤非向晦宴息之道。亭林云、樽罍無卜夜之賓。衢道有宵行之禁。故見星而行。非罪人卽奔父母之喪。酒德衰而酣飲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所係豈淺鮮哉。法言云、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何非學問之道。

元人姚文奐詩云、曉涼船過柳洲東。荷花香裏偶相逢。剝將蓮子猜拳子。玉手雙開不賭空。猜拳賭空。皆詩料也。卽今酒令之猜枚前後不放空也。

甲戌春同鄉宴寓齋。閑飲竟一晝夜。歌詠之餘。諧謔間作。吳山夫仿石公之說。評諸子曰。尙友如廉頗藺、不肯下人。北泉如香槽滴酒。不甚洶湧。而涓涓不休。吾山如神魚縱壑。或出或入。出人意表。大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東岩如橫潦之水。一洩而盡。賓南如精衞填海。每不自量。冰璜如李陵敗北。一以當千。南生如諸葛出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僕則如老僧持戒律。百魔不能破。又如嚴顏有斷頭將軍無降

將軍也。予曰、請以詩諸公之詩可乎。山夫如光武、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尙友如齊東大鳥、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南生如凌波仙子、一步一止。令人目蕩魂與。冰璜如玉卮無當、價值千金。大冶如黃河之水、滾滾而來。東岩如秋鷹盤空、不肯輕擊。賓南如隱娘劍術、一擊不中、恥爲再擊。若僕則如春雨淋漓、不擇地而施。沐膏者固多、而怨咨者亦不少也。賓南胡一鴻、壬午舉人、癸未進士。

辛巳冬舉消寒會、酒令集四書語作聯句、自一字至十餘字。凡數百聯。癸未冬紫坪入都、復舉是令、因閱查浦輯聞、紀朱竹垞行酒令舉成語一句、合平上去入者、卽天子聖哲類也。竹垞舉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句、查浦思索竟夜不得、心火迸發、左耳遂聾。同人因復舉爲酒令。予與紫坪卽席引數十句、不知查浦何以窘迫至是。而竹垞亦僅思得二句、殊不可解。附錄於後。君子上達　何以報德　妻子好合　兄弟既翕　天下大悅　能者在職　邦有道穀　涇以渭濁　忘我大德　生有聖德　充耳琇實　神保是格　瞻彼旱麓　王道正直　言以道接　沈湎冒色　需夏既澤　天九地十　咸仰朕德　宏父定辟　天禍鄭國　天子建德　端冕搢笏　天子令德　惟彼四國　君子是識　天子建國　公子御說　司馬仲達　萌者盡達　寒暖燥濕　毋有障塞　元酒在室　鐘鼓既設　天子下席　君子進德　天子視學　天子用八

肆馬鞭者、于桿內藏一劍、行路者藉以防賊。人多用之。按元阿鄰帖木兒文貞王、官戶部尙書、有獻鞭者、製甚精、拔靶去之、則一鐵鋼在內。王喜示夫人。夫人云、王平日曾以事害人、慮人害己、則當防護之。若無

此、心則不必用此。見元楊元誠山居新話。

秦文公作旌頭。見列異傳。黃帝作旗幟。又作冕旒。魯昭公作卉。見世本。燧人氏作髻。女媧氏作竹笋。赫胥氏作木梳。堯以銅爲笋。周文王作珠翠。又名步搖笋。唐高祖作反綰髻。黃帝作几。見李尤銘。舜作五明扇。又作漆器。見古今注。少康子與作甲。桀造瓦。見世本。蚩尤作戈戟。見呂氏春秋。又作劍鎧。見管子。鑿齒作楯。見山海經。黃帝臣揮於作弓。夷牟作矢。見世說。荀卿云、倕作弓。浮游作矢。見山海經。少皞生般是作弓矢。黃帝又作弩。鯀作城郭。禹作宮室。伯益作井。見世本及博物志。神農作權。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見呂氏春秋。太公作九府錢。見漢書。神農作耒耜。或云倕作。皇甫陰作樓及犁。見魏略。夙沙氏作鹽。帝女儀狄造酒。見戰國策。鯀服牛。又作城。相土乘馬。臘作駕。三人皆堯臣。見世本。韓哀侯作御。舜造笙。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筆。蔡倫造紙。堯作圍棋。烏曹作博。見世本。齊夷陵王睥作側采棋局。見馮鑑續事始。老子作樗蒱。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劉向作彈棋。見西京雜志。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見後魏李邵序。漢武帝作藏鉤。晉摯虞作四維戲。紙局木棋。見李秀賦。周武帝作象戲。見後周書。紂作粉。見博物志。尹壽作鏡。見天中記。岐伯作鼓吹。見蔡邕初志。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舞是陶唐氏作。神農作琴。伏羲作瑟。蒙恬作箏。師延作箜篌。帝嚳作鼓鞞。又云、倕作。女媧氏作簧。見禮記。風俗通云、舜作簫。山海經云、炎帝伯陵作鐘。黃帝作清角。女媧氏造笙簧。隨作箏。女媧氏臣。見世本。商辛作塤。蘇成公作篪。見世本。漢時邱仲作笛。見風俗通。黃帝始作釜甑。見古史。神農作釜。見周書。孟莊子作鋸鑿。

見古史。夏少康爲箕箒。見古史。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墼。俱見古史。公輸般作石磴碓作銚。見世本。蚩尤作冶。見尹子。黃帝臣雍文作舂。見世本。赤翼作杵。見呂氏春秋。伏羲作網。見古史。詹何作綸鈎及餌。舜作瓦棺土櫬。禹作伺風烏。卽相竿。見古今注。黃帝作斧鉞。見輿服志。黃帝作刀。見洞冥記。赫連氏造梳。見炙轂子。明太祖見道人作網巾。頒其式於天下。又謝宗可集有咏網巾詩。則不始太祖矣。黃帝臣作屣履。見世本。舜妹嫘作書。見說文。岐伯作鼓吹。見蔡邕禮樂志。陸機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于軒皇。京師人擘草麻梗爲小片。塗硫黃于其末。呼之曰取鐙。杭州人有以松木爲之者曰發燭。按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又淸異錄云、夜有疾苦發燭之緩。批杉木染硫黃。遇火卽焰。呼爲引兒。放翁詩。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養和、卽靠背也。皮襲美以五物贈魏不琢。有桐盧養和、烏龍養和。虎子一曰槭窾。窾音豆。漢人以玉爲虎子。

江淮舟子使篙曰一張兩張。逆風張帆曰折搶。太白下涇縣陵陽溪詩云、漁人與舟人。撐折萬張篙。蓋唐時已有此方言。又庾闡揚都賦。葉子搶風。榜人逆浪。卽折搶之謂。

茶餘客話卷十一

淮故

宋楊道孚克一、爲歷陽法曹。遺呂榮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澹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檄呼歸亦可憐。道孚爲張宛邱甥。山谷有題道孚畫竹詩、所謂人物英俊有外家風。卽此詩可想見其標致。惜所著不傳耳。晁无咎亦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詩。

龔聖予畫馬。世已無傳。聞大內藏名駿骨圖。云係高江邨所獻。孫退谷得其山水一卷。筆意似大小米。極其瀟灑。上題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石橋山路晚登登。囊琴斗酒來何暮。空負寒齋昨夜鐙。小隸極高古。後有劉青田跋。

宋東楚湯屋、字君載、輯畫鑒云、龔聖予身長八尺。碩大美髯。讀書爲文。能成一家法。畫馬專師曹霸。得神駿意。人物亦師曹韓。山水師米元暉。梅菊花卉雜師古法。卷後必題詩或贊跋。皆新奇。嘗自畫瘦馬。題詩曰、一從雲霧降天關。空進天朝十二閑。今日有誰憐駿骨。夕陽沙岸影如山。此詩膾炙人口。嘗作雲山圖橐五册。傳于家。僕曾見之。乃生平所臨畫稿。亦奇物云云。先生在日。當世已稱得片紙如得連城璧。今日豈易多得。先生止一子、名浚。卽凭其背畫馬者。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遷固。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棋經詩。邱季貞洗馬梓陸

傳。合徐仲車傳以行。古棋經未見傳本。

朱竹垞謂晝終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蜀石恪、汴京楊棐、皆設色爲之。至龔高士易以深黑。其法倣趙千里。丁香鬼也。離奇變化。自比書家草聖。世傳水滸三十六像亦高士筆。而明吳承恩爲之贊。

宋僧權道衡、入市鬻漢印一方。酬價已定。歸而取值。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買之。肆主人復告以故。高士歸以語女。曰、大人亦奪人所好耶。高士卽持送權。曰、先生愛請藏諸。高士謂在彼猶在此也。權亦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遂沉諸淵而別。高士之女誠不凡。紫坪謂何不還之肆主人。予謂主人亦不受。終當沉淵耳。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張擁兵海上。一夕大風雨。張舟覆。翼早獲屍。棺殮焚化。膽大如斗不能焚。諸軍感慟。忽雲中見金甲神云。今天亡我。關係匪輕。後身出。當恢復矣。公此詩全篇不傳。二語傳忠烈尤耿耿也。又載莫雨山傷丁氏故基。題一絕於太虛堂。疎雨斑斑灑葉舟。前山喚客作清游。芳華消歇春歸後。野草荒田一片愁。文本心典淮郡。蕭條之甚。謝賈相啓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今淮人尚有兩粥一飯語。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州。與丹陽束子章訂交。未幾子章赴沔。以資囊付克明。克明令子章手緘藏之。越兩月。子章友朱君讓來語克明曰。子章入蓮臺湖遇盜死。昔寄囊中有某物在。克明曰、子章死。家無恙也。當質之其家。明以付汝。君讓竟去。明年克明歸。坐丹陽驛。要束氏子及君讓至。

啓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顆。衣帛有差。歸之束氏。另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珠一千顆。有朱題封。歸之朱氏。兩家具謝。克明俱辭。王逢有葉公政還金辭序。稱葉爲淮陰人。國初宣政院都事李實之子。翰林直學士嬗心之從子也。又云。前國史編修官膠西張復初、嘉葉高義。爲著還金記。稱葉讀書淡榮利。嘗從平章克復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貞一。平薪水塞司輜糧。四年無纖介誤。平章七薦而書不報。

高志康安、宣德中由選貢擢南宮令。由杭州守仕至浙江參藩。忤上官。有詩云、眼中絳灌非吾侶。昔日夔龍憶共朝。初在南宮有惠政。鄰邑飛蝗獨不入境。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朱竹垞明詩綜采焉。邑南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碑已仆。一日祈雨至。見碑石巨。非千人不能起立。禱曰、神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次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竟夜至天明。則碑已卓立庭際。遂具其事上聞。新其祠。召工雇草獲錢六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工成。

宋潛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薰爲良善者衆。及鄰境寇作。子通率弟子起禦之。長吏惡攘其功。使人殺子通。其門生毛術、手刃殺者。梟首以甘心焉。君子多其義。其事與王先生絕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愕然。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僞物欺人。令擊碎之。太祖聞之。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寶。必獻朕。求容悅。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

人藏珠。必有所投獻以陷他人。是一珠起大獄。靖有陰德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珠。因而嘉獎。由是趨風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常易。處變難。今千金之珠。猝然至前。不爲動。竟擊碎之。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尙書、才臣也。未竟其用。以冤死。明史云。尙書字仲寧。臨難之日。作絕命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轅軒鏡。可惜顚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鐙。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身後建祠于新城東門之下。關曰照恤院。後卽其墓。久之蕪不治。正德中。潘伯和中丞重爲修整。尋其嗣奉祀。後代已絕。潘氏子孫每淸明上冢。必至尙書墓前奠盃酒盂飯。遵中丞之教三百餘年。

武宗幸淸江浦。過淮。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迎鑾。獻金牌花紅綵帳。帝戎服簪花。鼓吹入城。駐尙書金濂第。時金已故。以後樓居劉美人。復至山陽縣儒學。入視先賢像。至教諭書舍。取通鑑一部去。住三日。遊各寺廟。又偕內監等駕小艇。網魚積水池。舟小人衆。覆溺池中。隨從官及地方大吏州縣等。齊入池。爭掖得出。急治之。驚悸成疾。次日登舟渡黃北行。金尙書故第在舊城後。人呼其後樓曰劉美人簪花樓。聞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各種悉具。日凡數進。

張懿簡鵬、爲理漕御史。作自警銘詞。書於淮陰行臺。曰、嗚呼小子。淑愼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暴。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肯培爾。爾忍欺天。天忍覆爾。福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欺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于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愼爾止。

沈景倩野獲編、紀嘉靖三科狀元之異。辛丑狀元沈坤、歷南祭酒。憂居倭至。散家貲募鄉兵。自教練之。賊縱火延燒官兵卻。祭酒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望之呼曰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而下。焚殺尤慘。祭酒大破之。巡撫李薦其才兼經略。功收禦侮。起爲北祭酒。爲同鄉胡給事應嘉所搆陷。瘐死。淮守范槚迎合成之。人皆以爲冤。其癸丑狀元陳謹、乙丑狀元范應期。皆殞非命。范槚、字養吾。文正之裔。嘉靖庚戌進士。由部郎出守淮郡。時景王初出藩。挾貲聚衆。有大盜某密謀劫王。布黨千餘人。自天津至南昌。分徒五百人。往來偵遊。一日晚范衙鼓初罷。門卒報有貴客至。已儻居潘氏園以寓孥者。問有傳牌。曰、無有。伺之。見從者甚衆而更出入心疑。盜陰選健卒數十人。易衣如莊農。曰、若往視其黨入市者。佯與飲。中挑與鬬。相執縶以來。戒曰、愼勿言捕賊也。卒既去。范命與詣客西門。遇持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吏不暇食。暇問汝鬬乎。叱令縶之。入夜傳令吏飽食以待。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叱之。吐實如所料。羣賊遁散。所留孥山東妓也。于是飛檄各省。擒其餘黨。而斃十七人于獄。范本才吏。公事之暇。好讀書。延接諸生。講學論文。淮郡徭役繁重。自范莅任。民隱悉上達。後緣沈祭酒之獄。聲名大損。告歸浙東。居一小樓。終歲不下。著書力闢王龍溪講學倍師。嘗曰、口頭禪不可謂禪。口頭儒又安可謂儒。蓋范爲陽明先生外戚。深疾其門徒壞師說也。

嘉靖中浙東趙祖鵬、官翰林。女嫁陸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富貴擅一時。其幼女甫笄。豔而才。已未淮人丁士美舉狀元。喪偶。趙欲妻以女。士美鄙其人。拒不許。時會元蔡茂春慕趙燄。遂委禽焉。一時清議皆重丁

而薄蔡既而陸歿趙亦下獄蔡由郎署外謫罷歸始終皆坐贅趙一事不振蔡沒後趙尚在盛年以節聞王堯載典號龍懷萬歷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晦卿沈邱交好謂曰夜得子飲諸君酒告以夜來夢太乙星臨於室而生遂名一臨堯載聞之驚詫不怡衆詰之徐乃曰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今此子裁降地予已向衰能久待乎自是每過晦卿必抱膝呼年兄爲謔及丙子一臨年十六果與堯載同鄉舉當時以爲異後一臨卒於官喪歸堯載尚優游林下往撫其棺哭之

夏塗山曰瑚幼爲名諸生一日夜歸遇縣尹孫肇興于道左右以夜行執之不跪對以會文歸遲遂以草呈孫于馬上讀之不數行大驚曰卽發矣卽發矣子以此取功名拾芥耳因叩其居不遠同就書几更爲指點且曰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筆爲易一破而去是秋孫爲同考得塗山卷欲元之主者置第二此天啓丁卯也至辛未申探花。戴璐按孫肇興順治中官工侍。

淮民編蘆作屋貧家皆然亦有精粗之別園林中偶置一區儼入畫圖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既歸去仿爲之名曰淮屋客題詩曰淮人作蘆屋縛蘆爲桷椽磚墾省塗墮構櫨無刻鐫結構樸而雅庀治廉且便許君守淮陰但飲淮上泉歸來結淮屋亭午猶醉眠人言蘆爲屋嘗恐火誤然建章三月火豈亦蘆使然又云不耐久風雨易漏穿此屋如傳舍次公皆非賢竹樓安在哉其名至今傳

王雷臣燮晚年頗信佛日誦金剛經不輟五十生日人贈詩云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鈎蓮花世界非關汝肯向昆明笑白頭雷臣功名之士甲申後遁入空門

楊維垣戍淮十九年善談制義。一日署其門曰、授小兒祕訣山陽一秀才夜續題其左醫太僕官方楊見之失色急令洗去。

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太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于長白山殺僞縣令。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悔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倡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節之有聽琴詩云。高梧修竹曉沉沉。待子垂簾拂素琴。聽盡明光三十段。碧池涼雨一時深。想見五陵公子風致也。漁洋詩話載之。

劉雪舫文炤、新樂侯文炳之弟。甲申侯闖門殉難。雪舫年十五。逃回海州故里。變姓名。至淮居珠湖。吳嵩三物色之。贈詩云。王孫徙寂寞。芳草自萋萋。故苑遊麋鹿。滄江厭鼓鼙。人情隨世變。風氣逐年低。念子凝神久。微陽可共攜。明史孝純劉皇后生母。卽雪舫之姑。吳梅邨詩、亡姑備宮掖。吾父天家婚。長兄進徽侯。次兄拜將軍。又云。我兄聞再拜。慟哭高皇靈。寧同英國死。不作襄城生。我幼獨見存。貧賤合依人。云雪舫避人袁浦。與諸文士往還。有河口夜泊詩云。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掛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平生。雪連海氣天無色。沙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淒然雙淚落三更。

張虞山七夕琴歌序云、楊太常名正經。西陽宣慰司人。初官總戎。時大祀郊廟。樂章失次。宗伯林欲楫、薦正經審音律。改中書。樂成。晉太常。賜漢琴唐琴各一。亂後流寓淮漢。自製二操。一曰西方思。一曰風木悲。

爲作長歌。按正經字懷玉。家世爲將。少有別解。通樂律。懷帝召至便殿。令彈琴稱善。抱琴逃止故土。主陳碧涵家。時李子變爲淮安推官。正經往見。爲李上客。李爲買宅。又爲其子納婦于淮。年七十餘卒。葬城東黃土橋。與碧涵祖墓鄰近。陳氏每墓祭。必置酒澆太常墓側。淮人集中多聽太常彈琴詩。平湖李因仲天植詩云。淮海飄零值故知。南州高士今何之。謂碧涵也。

王阮亭至淮。招名士爲文酒之會。見張虞山。揖甫罷。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之句。平生如此好詩。復有幾。虞山退語邱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謂阮亭一見便能道出。今古調堂集不載此篇。從感舊集錄之。春日張水部招遊江南留別同社。話別空支半壁燈。故人相約過延陵。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去就黃魚分野饌。行看紫筍掛山藤。他時遙憶羊求侶。花滿晴龕向日蒸。增韻漁洋詩話誤刊生字。此詩爲虞山指名之作。南齋選本刪之何耶。

吳嵩三珊、明諸生。聊城令棐孫。涇陽令安邦季子。甲申除夕。召諸子曰。汝輩知陶靖節乎。三子默會其意。會亨使至不試。落諸生籍。遊天下。遇名山大川。傷今弔古。一發之詩。可備史料。其後人祕之。不出以示人。靜齋檢討爲嵩山從孫。每談當年軼事。具足動人忠孝之心。

張性符致中、爲邑中名諸生。博學工古文。復社初興。孫孟樸兩至淮。羅致之。與白素先受藻、方巽若能權、同時入社。制藝一時傳誦。大會於吳中者二。家故貧。而收藏鼎彝碑版之文極富。精小學。辨證音體。爲學者所宗。死後里人私謚恭壽先生。所著有學志草、學山草、理學孱守錄、經濟源流、雖遙閣隨抄、張氏宗政

眉尹文集、符山堂詩子三人、弨、弧、殼皆知名士弨卽力臣其所著今無傳本惜哉

顧亭林音學五書序云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已登版而刊改者數四又得張力臣爲之考說文采玉篇仿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次耕書曰著述之家最不宜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卽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又一二百處觀此則音學五書力臣之功鉅矣後李安溪以五百金購之攜回閩中力臣符山堂藏書考訂最精版多善本身後散佚後多歸何義門

力臣博學精詣嘗搴峴山石幢刻昭陵六馬圖贊辨瘞鶴銘晚年窮困流離攜子孫居京師王漁洋題其小照云瘞鶴銘邊攜屐日羊侯祠下卸帆時吳山楚水探奇遍不覺秋霜點鬢絲金石遺文大放紛摩挲手卷對爐熏白頭更訪鴻都學手拓陳倉石鼓文徐健菴詩云五岳曾探峋嶁書年來雙鬢轉蕭疎從誰辨得師春字好爲遺經正魯魚奇字揚雲未渺茫茂元家學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灑淚風前誦渭陽指亭林也力臣與程工部正夫交善自京回南過德水偶詣正夫已病篤力臣停舟旦夕視疾經紀其喪亭林哭正夫詩云十載故人泉下別交情多愧郅君章指力臣也

茶餘客話卷十二

淮故

陳碧涵爲望社名士。專精三禮。淮士治禮經者多從之。與階六黃門台孫爲兄弟。名譽並著。陳定生稱爲吾家二夫子。一日過友書館中。撫童子邱生之首云。此子偉器。他時當青於藍。寒于水。嗣每至館。輒摩弄頭目爲戲。邱卽南齋侍講也。越十餘年同中式爲同年友。邱旋入翰林。陳久困公車。及戊戌邱分校禮闈閱禮記。陳竟出其門。執弟子禮甚恭。迄今邱氏敦牟誼。而陳氏猶執世誼云。

周左台以師範著稱。毛西河作周母靳大君壽序云。予嘗數淮上君子。孝醇友謹。吾不如二邱。璞璋卓犖。吾不如楊簡林。嶽嶽饒經濟。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搆。而諸子皆出自左台之門。靳太君爲茶坡女弟。當時茶坡左台。有靳周二子之稱。

先徵君鶴嵓先生。手錄同社倡和詩。內潘雪帆七律最多傑作。雪帆名問奇。錢塘人。客居淮上。隱淪終身。與石霞舉紫嵐、劉昭華、及徵君爲忘形交。後客死天寧寺。揚州守傅澤洪、葬之平山堂。爲文誌其墓。查二瞻書丹。遺稿甚富。石氏舊有藏本。徵君每過揚。猶停舟攜酒奠之。

馬西樵、蔡子搆、樂六舞、倪天章、毛大可、同飲黃大宗園中。論詩。天章謂張燕公湓湖山寺詩、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羅薛易簪纓。若使不將字當有誤。不然、語與意相反。殊費解。西樵曰。不然。君將前六句朗吟一

過。即得之矣。天章未解。西樵曰、不云禪室從來雲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乎。大宗喜曰。是不減匡鼎說詩。天章猶未解。大可曰、西樵善說詩。謂此山寺無復世中之情。不啻雲外之地。不必蘿薜始易簪纓。一座稱善。西樵纂杜詩分韻一書。初覽之似無甚深意。後覺唐人用韻與後人有迥不同者。亦古音之蛛絲馬跡也。乃知前人輯一書皆具深意。

杜湘草工書法詩詞。家于西湖嘴。闢綰秀園。水石花木之勝。甲于一郡。名士滿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至武林冒雪遊西湖。適王丹麓來索書。據案揮毫。忽方伯某移舟欲見。湘草不納其刺。命解纜移舟避之。方伯大慚。飲高澹人北墅。題詞一時傳誦。

望社諸名士。邀江浙勝流。于重九大會于郡庠尊經閣。馬西樵詩。今古東南地。論交海嶽通。耆英千里至。詞賦一時雄。勝會登官閣。華筵變楚風。諸公沉醉後。絲管徹高空。

淮之文風至明末漸衰。科名亦不振。崇禎辛未艾東鄉公車過淮。士人多以所業請政。概不著筆。惟吳太清數藝嗟賞不置。語吳曰、子加意精進。十年文名冠世矣。吳遂執業稱弟子。後吳鄉薦。造詣精純。所傳知名士。

嵇叔子精于子平。自謂官止四品。而夫人之祿位不稱。舉孝廉即喪偶。媒妁盈門。叔子排算其八字。俱以爲不類。某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是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干亦易。通局俱變矣。翁乃付媒往議。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恭人也。遂成姻。

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卒後十餘年諸子將爲母稱七十觴先期營辦恭人笑止云某日非吾眞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嵇氏父子爲所紿者四十年矣

嵇叔子爲李太虛作閨園影賦數千言編珠貫玉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攜示趙洞門開心、李叔則明睿、各舌撟不下嵇美髯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士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郡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入望令關中長武答鈕玉樵書云才到鶉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山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爲盟恭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揖璪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于時江邊舴艋尚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賣去琴書行吟於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覬覦閭閻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閒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遄征割邠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于奔命歲儉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昔僅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裒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雞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乃牛後之羞旋至大似鼓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

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越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飯冰無迨泮之時尚客擷箸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眞堪發人一噱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及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閒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廚以翦韭爲豐圃乞嘉蔬土人以烹葵爲誕將使公劉囊底餱即稱珍蕪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沉沉夜柝如送鐵撥清淒種種顚毛怕聽銅琵劈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爲淹滯尙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聖明在上望吾兄于掖梧臺柏之閒局踏難容當念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詿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

李公凱鎧宰鐵嶺丁憂歸已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閣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爲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且然況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更猶以傳食爲泰萬章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嚴可知今人取與不愼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鹽城宋滋菴恭貽有詩才繪高孝子望親廬圖徧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騶宿遷諸生甲申棄家去其

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賣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即相見。察其情狀。即特騁也。強之歸。生一子尙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尙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築望親樓于鍾吾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泪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附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馮仙湜續輯圖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墨竹。今人多誤稱。

湯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兩月。偏覓無有知是書者。

靳璧星、號茶坡樵子。著渡河集。閻再彭、號飲牛叟。著眷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冠椰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李吉爻時謙。初爲潞安推官。歷樂陵潞城二縣。有清白名。擢御史。端方廉毅。前後疏凡數十上。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起陝西觀察。會饑出監賑。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蓬蒿滿庭。咸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聞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守令屢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迫就道。邑令某懼甚。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官刑曹時。與猗氏衞爾錫既齊、同卷交密。衞撫黔。以苗變得罪。戍黑龍江。六皆爲經畫行李。歲時

饋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家堰。六皆亦返里矣。白首如新。交契彌篤。及衞病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顧張石虹編修云。吾殆不起。當詣六皆作身後計。卽由袁浦舟至簣園。尙能飲酒盡歡。次日竟歿。六皆經紀附身之具甚厚。啓別業爲殯堂。哀禮交至。令人增友誼之重。

閻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尙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計簿混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砆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菴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篇。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臠也。附錄於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觀序言蓋不挂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盧郎中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尙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睹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多獨入崔嵬藏。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勳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目擊其

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四也李愿傳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考晟傳廣德初擊党項有功即所謂有功時也下距貞元己巳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辛巳冬尚在京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五也愿傳邇聲色而政衰又云結納權近官貲隨賂輒盡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論俾退之聞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當爲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載愿非西平子前人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紀云頃讀李川父嵩渚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阮亭尚未讀潛邱掌錄故輕訾川父晚年一見急劄志之也又劄記云唐裴度作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云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則益無隱淪之理

戴晦夫晟顧在瞻諶楊禹江開沅同受業于黃梨洲門以古學相勵南雷文定古文授讀皆西洮兄弟所梓行梨洲初選明文案搜羅家藏家集千餘種嗣從徐崑山假傳是樓藏書又三百餘家于是益文案爲文海文海中摘加硃圈以授子百家讀是爲明文授讀板藏戴氏在瞻少時著陸傳習學錄頗謗陸王及自甬上歸語門人云吾向日一知半解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遊乃知半生全在夢中遍索所抄傳習錄焚之與禹江訂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後生翕然從之

丙子游鹽瀆、見卞氏園中枯枝牡丹高出牆花開數百朵卞進士孌云相傳是宋時物六百餘年不能詳所自予按澠水燕談載海陵西溪鹽場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又嘗臨莅題一絕句人以二公詩筆貴重護以層闌歲久茂盛每歲花開可百朵爲海濱奇觀宋時鹽場皆在今之下河鹽邑范公堤皆文正公所築卞氏之花云是宋物或卽二公所植未可知也海陵卽今之泰州東西數百里皆是卞元亨元從張士誠屢諫不聽歸隱海濱明太祖平吳後屢徵不出作詩有恐使田橫客笑人之句明祖怒遣戍遼陽將行以酒酬牡丹曰、待我南還花再開自是花果不復開妾棲息園中朝夕對花祝云主人有還信當再著花如是十年花忽大放元亨果遇赦還復作詩云牡丹曾是手親栽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人來蓋予其妾之守貞也後有一齷使奪之去移之揚州署中花竟萎棄之卞氏宛轉取其枯枝植之園中久之竟生遂以枯枝名每歲花開紅紫各色或秋冬著花有紅有白以此卜休咎獨醒雜志一則、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爲瓊花宣和開起花石綱因取入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此與卞氏牡丹事絕相類而近在三百里內幅強猶生人物不異古今一致

淮安守朱定元謹飭有守大吏惡之將欲告罷會大吏入覲上問江南知府才守倉猝不記一人遂以朱名入奏不久擢至閣學

翾梧、字待翁、豪士也以薦歷官至潞安守謝事後值山右虧空案起收令人人不自保待翁首倡捐貲卽

日遣其子歸棄田宅得十萬金。裝三十騾馱至太原。待賓各官、及圄圄中追比之員。皆獲更生。當時義聲振河北矣。湯西崖贈詩、喜子膺薦書。治行壓寮寀。謁帝蓬萊宮。賜衣光翠彩。

查夏重集、贈僧元立詩、序云、元立上人。淮陰張氏子。幼隨父客京師。父歿權厝天津。且死屬其子曰。必反吾骨故鄉。時元立甫九歲。不能自存。去而爲僧。得法于平陽晝公。今五十年矣。辛卯秋徒跣北來。求父葬處。天津瀕海沙衝不可辨。有里老張姓。依稀指其處。發視墓磚在焉。桐棺無恙。將奉以歸葬。相見京師。乞一言紀事。爰贈以詩。

丁卯周蓼圃檢討齋、偶爲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撮而問之。乩筆曰、三八之數。開掌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撮問曰、仍前數。數之則三十八枚。復撮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改元寶應。今白田縣名本此。一曰黃天符。其製上圓下方。近圓有孔。歲戊辰有得以入貢者。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瑾。雲英靜似腴。截肪安可喻。烝栗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逢君子儒。何須檢唐史。附會詡天符。

吳山夫學有本原。館秦樹峯司寇家。五禮通考皆其手訂者。樹峯嘗言得三異人。山夫其一也。丙子丁丑授八旗教習。作十憶詩。一時傳誦。內有憶手鈔山陽耆舊詩二首。其小序云、吾淮詩人。漢枚都尉始。其詩即古詩十九首中之十首也。十九首以古詩鼻祖。而半出都尉手。宜淮詩之傳世多矣。乃漢魏唐宋尚有

傳人.自元後無可指名者.明代流傳亦少.予求之數十年.于宋元得三家.於明得數十家.手自抄寫.積爲五大册.仿元氏中州集意.人各詳其姓字官階時代先後.閒論次其逸事.名曰山陽耆舊詩.將上附枚乘、陳琳、趙嘏、張耒、諸集.合而梓之.以存吾鄉文獻.又得本朝詩集十餘種.鈔錄未竟.以出游置之.至今爲胸中一未了事.雖余力薄.未必卽能有成.然藏壑之舟.有力者負之以趨.不難也.特恐兒子輩不知愛惜.使予心力付之飄風劫火.功未就而罪已莫解.卽得好事者再爲搜輯.益日遠而日難矣.山夫著書甚富.已刻者僅別雅一種.乃其少作.晚年自言其書不足觀.以予所見.尚有六書引經考.六經述部序.辨金石存、正字通正.山陽志叢辨.四朝黃河圖說.刪定潛邱劄記.皆可傳者.其所藏金石碑版文尤富.其山陽耆舊詩五册.予於壬寅歲假歸.適先生次子與紫坪子鍾□同入學.因得索其遺書.止存二大册耳.予購得之.以待好事者補輯之.

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游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吾鄉楊幼鳧廣文、年七十.致仕回里.饑餓不能出門戶.後羣盲日造其門.資其飲饌.筠籠蠻榼.駕極豐腆.人不解其故.久之知廣文以歌曲擅長.多取耳聞目見之事.演爲彈詞.新聲綺調.盲女以先得者聲價頓高.廣文遂藉以娛老焉.元瞿存齋過汴梁詩、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又陸放翁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盲女瞽男.由來舊矣.

國初郡城園亭.見于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予所知.略識于此.靳璧星茶坡草堂.在新坡河北閻牛

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張養重虞山古調堂。劉勃安昭華綠筠草堂。在駙馬巷。陳階六鸜笑齋。在南市橋。劉僉事訒菴思園簣園中有簣山。在棗橋茶巷閻修齡再彭眷西堂金石庋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菴影閣鷓巢鶴墩。在平湖橋。又西爲飲牛草堂。張鞠存吏部毅文檢討花廳。在北門內依綠園在蕭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黃甫及鴻臚蘭岩觀察舫閣止園梅花嶺。在蕭湖。徐山琢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嶺雲閣。在郭家墩。邱曙戒侍講南齋季貞洗馬西軒玉蕊亭。皆爲桐園之一。在西長街。倪天章一草亭張泗水潞園杜首昌湘草綰秀園。在湖嘴有插塵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黃翁谿梅花屋藕塘萬年少溪東郁屋。在河下又湛西草堂。在北門西岸。馬孝廉西樵清奕軒不離草堂。在隆興寺塔南。徐動盈橫秋閣高臥堂白賁堂。張力臣符山堂。在清江浦。樂六舞曇廬。姜本生堯園邱且菴東里山莊。張赤岸竹堂許念中黃門來鳳軒南樓。在八字橋。程徵君水南菰蒲曲。在伏龍洞。程爽林孝廉誰莊小人堂。在城東莊外。戴晦夫寤硯齋。在西長街。楊彙征南郁草堂。在府學東。楊廣文棋益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晴霞山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沈厚肇移雲堂崔鴻臚春水樓。在湖嘴。陳曾餘明經墨莊瀟碧亭。在駙馬巷。吳子通樸山天笠齋海棠屏。陳謂敬淇園徐日馭北山草堂劉萬資萬吹兄弟竹素園頌酒草堂邊壽民葦間書屋蓮葉仙舟。在梁皮橋。陸觀察密菴月湄孫竹民素園。皆在北門內周徵君白民清來室止止齋。在雙刀劉巷。高明經思亭亦愛廬芍圃。在丁光橋。先徵君鶴緱先生宅。在新城。宅內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雙棗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香樓松石齋十餘處。又夏雲草堂在東郁。藍邱草堂在南莊。先大夫于壬申

歲移居城西北隅家塾．東曰咏素齋．西曰七錄齋．爲愚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瓣香書屋魯唫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茶餘客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纂者 阮葵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